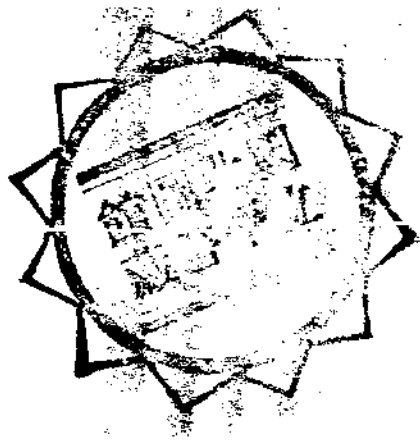


DEC 15 1932

新報
增刊
月刊
刊

第二十七期
十二月號



本 刊 代 售 處

- 南京：花牌樓，良友，中央，金陵，大中，中南，羣衆，新京，國民等書局
- 上海：現代，光華，作者，上海等書局
- 廣州：共和，南華等書局，圖書消費合作社，中國書報代辦所
- 香港：啓新書局
- 汕頭：現代，世界書局
- 梅縣：中華書局
- 興甯：啓新書局
- 杭州：開明，文藝，武林等書局，集益合作社
- 蘇州：蘇州旅行社
- 無錫：千鍾書局
- 南通：三友書局
- 北平：新月書店
- 漢口：新時代書店
- 天津：天津，精華書局
-
- 濟南：中山書局
- 西安：西安派報社
- 開封：秋水書店，統一共和等派報社
- 南昌：江西書店
- 成都：北新書局，普益文化部
- 重慶：北新書局
- 鄆都：平都書局
- 雲南：文化，東方書局
- 蕪湖：蕪湖書店
- 高郵：新華貿易公司
- 濟源：新民書藥社
- 鎮江：東華書局
- 徐州：普育書局
- 廈門：新民書局
- 武昌：太平洋書局
- 安慶：景文書局
- 福州：大西山房書紙儀器館
- 徽州：徽州日報館
- 九江：中華書局

橄欖月刊

第二十七期

橄欖

創作

封面畫

在南洋	梅子
戀的 Sketch	鄭影子
爬過青春綫的她	盛煥明
曼的愛	宋錦章
吻	何德明
步上十字架的前夜	敖本凱
工場	禾金
發抖	何雙璧
都市之春	李四榮

鼎新作

詩歌

交流	金素兮
我的心	金也夫
遊夢	楊昌溪
地球的嘆息	李夾人
冬之花	友鳥
甘地！印度的聖者！	王平陵
江流	王德晉
相思味	侯汝華
汽笛	楊晉豪

第二十七期

論文

- 意大利近代文學上兩大怪傑..... 楊昌溪
- 文學與個性..... 趙景深

雜碎

- 哥德戀愛年表..... 力昂
- 詩人的同性愛..... 力
- 拜倫的苦痛..... 力
- 忘了帽子..... 力昂

日本詩之研究..... 蔣東岑譯

隨筆

- 璇渦裏的顫動..... 李散碧
- 誘惑..... 何迺黃
- 肉·女作家及其他..... 力昂

編後雜談..... 編者

文壇情報

本國之部

魯迅在平師大講第三種人
暴風雨中的七個女性演出
北新書局遺查封
茅盾離左聯說
「新時代」被申斥
成仿吾在共區活動
文學月報將變更態度
現代書局之小糾紛
創造社有復活訊
北平藝術展覽會古代文物
向培良在長沙辦青春
最近文藝出版界雜訊

國外之部

「大飯店」已攝成電影
法國高麗女士之新作
德國紀念霍卜特曼
業爾翻譯孟子七篇
美國出版描寫清宮的小說
美國描寫中國作者的通信集
蕭伯納出版與戀人的通信集
曼氏故事競賽已揭曉
英國冠詩人之新作
蕭伯納將來遊中國文學會
蕭伯納將來遊中國文學會
蘇俄舉行秋季演劇季節
高爾基作品印行書文版
國際文學英文版出書
日本作家協會削減普羅勢力
日本出版一魯迅全集
瑞典作家反魯諾貝爾獎金贈高氏
高爾斯華級親至高爾斯華級
諾貝爾獎金贈予高爾斯華級

本社叢書之一

羣衆

高爾斯華綏原著

蔣東岑譯

預約告白

看過郭沫若先生介紹過的「銀匣」「法網」，自然知道英國四大文豪之一的 John Galsworthy，他的名目不待新近得了諾貝爾世界文學獎金早廣播全世界了。他的傑作「羣衆」(Themob)，現經蔣先生譯出，不日出版，「羣衆」，如其有人說是代表非戰的思想，我却說「羣衆」是代表反抗侵略戰爭的反抗，與其認為這是人生理想的悲劇，無甯說牠是象徵人生真理的昇華」，劇中主人末爾爲了反抗侵略的戰爭，受一般國人的唾罵，受他親族的嘲笑，犧牲他多年創造之政治地位，他一意冷靜地和一般盲目的愛國主義狂者奮鬥不已，結果，甚至不了解他激於愛國狂的他的愛妻也脫離了他，而且自身竟被所謂羣衆打死，臨危不餒，可是可怕的戰爭告終，他的思想，人格，氣節，無不爲國人景崇，國人爲他立碑，無上榮耀的表彰，不是證明他的精神，還是貫注在羣衆們心之深處嗎？譯筆忠實，流利，既不失原文風格，復力求對話舞台化，特此預告。原價六角預約四角

都 市 之 春

李 四 榮

(一)

紙醉金迷，哦！這是多麼使人銷魂的所在喲！悠揚的音樂，奇異的電光，光亮的地板，剝剝響着的高跟鞋，還有，還有夜禮服，奇炫迷人的豔妝，濃的咖啡，白衣使者的來往，脂粉，白煙，紅酒，一種頂醉人，頂蕩心的香味，嬌嗔，媚笑，軟語，一種頂風流，頂肉感的聲音，哦！在這燈光暈紅，在這人影交錯，在這一切，一切都在旋轉

，一切都在波動，一切都在向他招着手，一切都在向他誘惑着的時候，他真呆了。

他，一個生命力正豐富的，年剛廿歲的青年，具有一個瀟灑不羈的體態，具有一些過人的聰明，同時也有着現代青年所俱有的嗜好，吃酒，作詩，懂得在婦女社會中交際的禮貌，不過，他時常發怒，他感覺得現社會不好，他想作一個戰士，想把社會重新建造過，但是他缺少勇氣，他不知道去和社會鬥爭的方法。

因此，他徬徨着，傷感着。

一九二七年的時代，他曾經興奮過，他是好奇的，熱情的，曾一度參加過革命，但是革命給與他的報酬不好，使他失望，使他坐牢，使他感覺到人生沒趣，使他失却了最高理想的信仰。

因此，他墮落，他眼睛里常常含着哀怨和求恕。

今天，他因為一個朋友的邀約，他來到這裡。

——喂！羅曼，我們的詩人！

一個青年拍着手，大聲的叫着他；

他夢一般的走過去。

——怎樣？那神祕的，醉人的，一個淫蕩的夜，該實現了？

青年是身穿着一套古茄色的，出自巴黎而製成于上海的西服，口邊含着一隻粗壯的雪茄，從他嘴里噴出的烟圈里，露出一個笑臉，帶了調侃的神情。

他看見他手里那一隻粗大的雪茄，他頭又痛了。

——你怎麼無聊得這樣厲害？

他把那位朋友的，含在嘴里的雪茄奪過來，順手丟在烟盃里，那一位朋友是用眼睛瞪着他，含了一點打算責問的意味，但隨即就搖了搖頭，那臉上，就像誤吞了一條蜈蚣。

這位朋友，是同他一樣的遭遇，同樣的，也有着一個高傲不馴的個性，不過比他要快樂些，他莫有感傷的色調，他祇是浪漫的，快樂的生活着，他是抱了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宗旨，他完全是一個達觀主義者，他也同樣的，有着一個動人的渾號，叫做肖太白。

強烈射眼的電燈光熄了，全場里祇剩下幾盞紅橙色的小燈，這像春晚的月下，似曉天的羣星，這情景真使人感覺得，是沉在澄底清水一樣的涼爽。

音樂狂奏了起來，全場忽沉入一種緊張的狀態，一個個都從坐位里站了起來，帶着怯怯的心情，兩個合做一個，她們移動着軟綿綿的身體，輕輕提起高跟鞋，他們開始

，那華爾斯，狐步舞……

叫肖太白的，早已摟着他的舞伴，雜在人羣里。

唯有他，獨坐在軟椅上，手里捧着一杯濃冽的咖啡。

哦！那些含情的媚眼，緊摟不捨的浪態，他們軟笑，碎語，像夢一般的飄過去，又像夢一般的飄過來，他看着，他起落着他的眉毛，他的心里緊張起來，他口里罵着，也嘆着氣：

——唉！這世界，這淫亂的世界，天哪！這世界難道是一篇永遠待改的草稿麼？

他用手擊着自己的頭，感覺得心里難過，他叫着侍者開一瓶香檳，他自己大杯的飲着，他似想藉這酒，掃除他胸中所有的鬱悶。

他又用他的眼去巡視場面，舞場上有很多，很多動人的姑娘，有帶着大和魂的天孫之女，有遠自海外，渡着重洋來的西方女人，也有着那過去了的，曾不可一世的俄羅斯貴婦，更有常自驕誇着是幾千年文化歷史的，黃帝底女孫，總之，在這裡，沒有種族，沒有國界，因為生活的壓迫，大家是無恥的，都做有錢的，消閒階級的舞侶。

無意間，哦！在那邊，靠近了大玻璃窗的一張椅上，坐了一個攝人心魂的少女，那少女正含着神祕的微笑，在

微笑的呆望着他。

因為彼此目光的接觸，她擲過了一個有意思的媚笑，她又用眼，哦！她那瞧着人就像在說話一般的眼睛，竟向他作了一個親密的招呼。

——唉！你這淫蕩的，你這墮落的姑娘。

他自己低叫着，他對她，也作了一個輕蔑的苦笑。

但她，她滿不在乎，她以非常的高興，她更露骨的彎了腰，向他狂笑了起來。

他不願等這好玩的謎劇延長，他好奇的，站了起來，揚手招呼她，而她不客氣，她笑着走過來。

他拉了拉椅子，表示請她坐；

——哦！你在表演滑稽影戲麼？先生！

她運用她似黃鶯婉轉的聲音，她說過後，又放肆的笑。

——小姐！你不是也在陪我演戲麼？

他說後，他向她送過一杯香檳。

——你為什麼不跳舞？

她問他。

——慚愧得很！我的舞術出不得衆。

——先生客氣了！

——小姐！你不懂得人間有悲哀吧？

——什麼？

她忽然瞪着她一雙靈活的眼珠，帶着驚異，不安，惶恐，……

——是的！你，你高貴的小姐，你不懂得人間有悲哀的，你祇是快活，享樂。

她沒有回答他，她祇仰着頭，望着他的臉。

——是的！你祇知道享樂，你把白天當作黑夜，你盡性的在快樂。

她仍然不開口，她仍然望着他。

——哦！你願意聽一段淒慘的，有趣的故事麼？好，我告訴你，告訴你一個傻子的行爲，這傻子的年齡不大，他生長在一個破落了的書香之家，他的父母在早年就去世了，他有一個哥哥，後來做了旅長，接了許多年輕貌美的姨太太，那時候，他的年紀才十幾歲，但是他胆大，他不成器，他竟聽信了別人的謊言，而輕離了家庭，他異想天開的去到武漢參加革命，但革命對他太殘忍了，反把他關在牢獄里，說他意志薄弱，說他思想錯誤，說他行爲幼稚，……

這位羅曼詩人，他拖長了聲音，帶着無限的哀意，他

吃了一杯酒，他又繼續的對她說：

——後來，他又到風沙的北國，他又到這洋場十里的上海，但是他，他蹣跚在人生的途上，看見了許多稀奇的，駭人的事物，事事都使他感到失望，他於是窮苦，悲傷，你，小姐！你說：這人不傻麼？不非常的可憐麼？

詩人的態度是很滑稽，他歪了頭，疑視着她的臉，他徵求她的同意，但是她不理，詩人又把他的聲音拖得長長的，他說：

——是的，這世界是太奇怪了！……

——唉！……

她忽然嘆着氣，搖着頭，她把雙眉緊蹙着，她那一對睫毛都溼了的眼睛，有着晶瑩的淚水，含了一種難以訴說的哀怨。

——……世界太奇怪，人事太悲哀，這些故事，我是不喜歡聽的，我要求你，不要擾亂了我的甯靜。

——那麼，你是懂得悲哀的。

——我不懂，我祇曉得，那却爾斯登，那華爾士，我所喜歡的，是那些一切興奮的，尖銳的，足以麻醉我神經的，使我像夢一般愉快的生活，說到悲哀，雖然我悲哀着，我可憐的，我吃着大煙的爸爸，我也悲哀着，我那疼鬼

的，受了兵災而斷足的母親，但是，這又有什麼辦法哩？惟其是因爲悲哀，所以我才極端的去追求着刺戟，我才把人生，把人生消磨在這，不分晝夜都燃着電燈的舞場里。

她說到這里，她聲音有些顫動，她於是閉了她的眼睛，她不願再說下去了。

——是的！我知道這種生活，是可以把過去的不幸暫時忘去的，不過……

羅蔓詩人說到這里，眼睛里包含着很多的淚水，忽然像珠豆一般大的滾下了兩顆。

這位舞娘受了很大的感動，她抓緊了詩人的右手，她帶了一鬢千柔萬柔，熱誠不過的口調對她說：

——不要這樣罷！不要這樣罷！我們還是喝酒好了。

於是她叫着酒，白衣侍者因此奔忙着。

音樂是驟然的停止，又驟然的奏起，香嫩的手臂，粉白的腳腿，因這都尖銳的，足能震動人神經末梢的音樂，而忙動起來。

侍者太白，是偏着頭，斜着腰，臉上輪着一對血紅的眼珠，他狂亂的，正興奮着。

羅曼詩人，是飲了多量的酒，而且在估購着那零售散賣的愛情。

音樂又奏起的時候，詩人已有了相當的醉意，他自己覺得頭重身輕；眼前掠飛着許多燦爛的金星，他看見一個一個都從坐位上立起身來的情景，他也像夢一般的站起來。

他挽了那位年輕的舞娘，踏着脚步，他們攆住了一團，他們夾在人羣中，像蝴蝶過花一般的穿了去，又像輕燕掠水一般的滑過來，音樂一奏得緊張，他們也就更盡性，也就更為出力，就更狂亂的跳着，合着節奏也好，合不着節奏也好，跌着了別人的鞋子也好，碰着人家也好，總之：緊張熱烈的踏着脚步，大的旋轉，小的也旋轉，同時，那含情的淺笑，那嬌柔的細喘，他一面還把嘴，湊到那少女的耳邊。

——哦！你這乖乖的小口，你這流星一般的眼睛，你這酥胸，你這細腰，你這一雙嫩藕一般的手臂……

在這時候，他為她唱着許多讚美詩。

她們停止了跳舞回到原坐位的時候；肖太白看了他手腕上的手錶，已經是十二點鐘過了。

——喂！老羅，我們走了罷？

——好的。

他同意了，但看見傍邊坐着的她，他心里又忽然發生了一種動搖，但這動搖是一時的，他立刻又制止了，他祇拿了一大捲舞券塞在她的手里。

——這些，唉！送你父親吸大煙罷。

那舞娘是不置可否的，她懶懶的接着，但肖太白在一傍眈起一雙眼睛，似乎很不滿意，因為他覺得，老羅給與那位舞娘的舞券太多了。

他們，從大東跳舞場出來的時候，上海市正熱鬧。

正是陽春三月，藍的天，隱在春雲里的圓月，淡淡的風，潛流着一種醉人的情調，紅綠色交錯的電光，映出了街市上明與暗的投影，從無線電擴大機所播送的樂曲，馬路上的遊人，就如像，在藍球場上爭奪錦標一樣的忙碌。

那蹣跚着短裙的女學生，那依依行着的情人……

他們移動着帶了倦醉的身體，互相的用手緊摟着腰部，他們說着，笑着，又哭唱着的，像瘋狂了一般的走着，當走到外洋白渡橋的時候，從浦灘吹來不羈的春風，吹在肖太白的臉上，肖太白忽然驚叫了起來：

——喂！我的先生！今夜晚怎麼樣？你身上還有多少錢。

——今天在銀行里取了三拾元，除我個人在冠生園吃了一頓飯，其餘的錢都送給那舞女了。

——唉！你這資本家，你這闊少，你馬上要絕路了！

——怕什麼？銀行里還剩有七拾元，

.....
他們靜默了下來，似乎各人的心里，都有一個重大的問題，正在準備解決一樣，他們迎着夜來的春風，他們向着虹口公園的方向走。

稱着神祕的，國際市場的北四川路上，一些妖聲怪氣的，拖着木屐的日本女子，和黃髮碧眼，嘴唇塗得滿紅的西洋野鷄，與乎一些，流落在上海，專門以竊奪為生的小畢三，依了噸艦政策，而橫行的外國水兵，這些人，是一羣一羣的，在他們的身傍過去。

(二)

羅曼詩人自從對革命失了信仰之後，他差不多對事事都悲觀了起來，他想從農，他想經商，他也不想終生致力於文藝，但這些都是空想，這些對於他都沒有實現的可能，因此他認為努力和什麼奮鬥，都是不能兌現的支票，他覺

得他的出路，現在祇有一條，就是自殺，但他始終沒有自殺的勇氣，對人世，他現在還留戀着。

羅曼是聰明的人，他頗知道世界的大勢，市場的衰落，都市人口的集中，凡是具有龐大資本的國家，都發生了一種不可挽救的危亡，就是在中國，那農村經濟的破產，連年不斷的兵禍，稍具有資產的人，都相繼的沒落了下來，而羅曼詩人，也正是其中的一個，他很知道，他知道這世界已經不穩，但是他生來就睡在酒罈子的傍邊，他完全是一個唯情唯美者，他崇拜英雄，他沉醉於感情生活，他的理智力薄弱，他鄙棄勞苦，他不了解在這大時代里的青年所必具的哲學。

因此他尊酒美人，置一切問題於不顧，逃心物外以自慰於一時，在文學的領域里；他可以寫出那些情致纏綿，高超出的詩句，在他日常所過的生活，他正創造出許多浪漫的，極富有詩意的事情。

上個月自南京來，把他自己所有的財產都帶在身上，一到上海後，便把那所有的六百元，全存放在銀行里，他立時就去金神父路底新新里去找他的朋友，在一家做着飯店的樓上。

——喂！肖太白！我來了！

他剛走到樓口邊，他就大聲的叫了。

——那一個大驚小怪的鬼崽？

一個頭髮蓬鬆的青年，從房里伸出一個腦袋來，他口里一面罵，一面定睛的在看：

——哦！你，你啊，你啊，我以為真的跳燕子磯了。

——唉！

他腳踏進門限，他就用右手，抓住了那朋友結在項間的領帶。

——因為沒有伴，所以特意來找你的。

——不，不，不！我不同情你，我不自殺，我還要努力老婆的。

他們一見面，就像這樣開着玩笑的。

因為羅曼詩人是新從南京來，肖太白照例是應該盡地主之誼的，但是肖太白正在鬧窮，此刻正打算到什麼朋友處去吃一頓。

——老羅！我們演一套賓主反串，你招待我吃一餐油大，好不好？

——好的……

老羅很慷慨，並且還拍着自己的胸膛，說：

——……沒說吃油大，就是逛大世界，進跳舞場，老

羅都可一肩承當。

他把肖太白，說得歡跳了起來。

確實因為無聊，羅曼詩人自己也是承認着，羅蔓是一個二次自殺而不遂的青年，現在流落在這洋場十里的上海，他享樂，他消磨他長長的歲月，他自己是麻木的生活着，他不願計算他自己還在開展的前途。

在夜里，大上海是整個的在騷動，那些打扮得像孔雀尾的野鷄，他們是一串串，一排排的，在人行道上走動，臉上時時露着緊張，眼光往四處掃射，像失去了靈魂，似尋求她丟掉了的什麼寶貝，而在那酒排間里，從那里曳出了醉歌如嬌笑，不斷的出入着洋服革鞋的紳士，還有，還有那些直立在大建築之前的印度人，在油光的街心，因汽車燈的交錯，而閃着一種耀眼的弧線，十字路；更是湧着滾着，畢三，紳士，洋人，小姐，綁票的匪和白俄浪人，一排排，一串串……

羅曼用一隻手攬了肖太白的腰，他們是不擇路徑的走着，不知道走了一些什麼路，在他們面前開展的，祇是那些看慣了的醉漢，歪載着白小帽的水兵，和那紅的唇，黑的髮，向四處橫流的眼波。……

不知道走了一些什麼路，又轉到外灘來了，一陣若緩若急的江風，把他們的酒意吹醒了一大半。

——太白！世界上恐怕祇有我們，算最困苦的人了。

——這些，那祇是你詩人的感覺。

——唉！我感覺我太無聊，我的生活太不充實了。

——是的！我們需要熱情，需要那濃烈的香。

——哦！……

羅曼至此，忽然發生了一種感慨，很高興的，他於是低唱了起來。

熱情麻木了疲和倦；

愛情充實了空和虛，

人生祇有找得愛，

才不算空過一世。

……

——對呀！

肖太白受了他的感動，他用手重重的拍着他的肩，他說：

——老羅！進行罷！我們進行戀愛！

——好，那嗎？我們進行的步驟與方案？

羅曼也歡跳了起來。

——當然，要有智識的，年輕的，好看的，有錢的，那姨太太，少奶奶，小姐，女學生，都是我們追求的目標。

——該死！有錢的？姨太太？神聖純潔的戀愛給你污穢了。

——笑話！笑話！在這資本制度還存在的今日社會，那有什麼神聖純潔的戀愛？

——況且，不容易！

——容易，容易，當代布爾喬亞的家庭的女兒們，都是淪亂不堪的。

.....

三月的江風，吹亂了他們的頭髮，一個微涼的圓月，朗照着他們的歸程，他們回到寓里的時候；全世界的勞働者，又都一致動員的，開始他們那種奮鬥的生活。

(三)

昨夜因為肖太白說吊膀子，是可以充實人生，同時也是消遣時日的一個方法，今天，羅曼詩人，就居然實行起來了。

他們決定了第一次的試驗場，是法國公園。

他們把頭髮梳光，髮上塗了很多孔雀水和司丹康，西

服上又灑了許多使人心醉的香水，他們摹仿電影上的摩登青年，他們裝着一種紳士的模樣，各人的嘴里，含了一隻茄力客香煙。

——喂！阿羅！法國公園的風景太醉人了，你作一首詩罷？

肖太白看見前面走着兩個白衣短裙的女學生，他就適應着環境說了這麼一句，意思是表明他們，是高向的，青年文學家。

——唔……

羅曼詩人覺得有點不好意思，他對於肖太白的開話，他有沒回答，他的腹里：正在打着草稿。

——春天太愛人了！我們不要辜負了這有用的年華呀！！

肖太白看見羅曼詩人不開口，他自己着了急，他又說了這麼一句，意思是想打動她們，挑動她們的春心，但那兩位女學生，不知道是胆小，或者是不懂得戀愛，她們互相的扯了一下衣角，彼此的告着警戒，於是放決了她們的脚步，往遊人衆多的地方走去，肖太白知道事情不妙了！但他還繼續努力，想挽回這不幸的厄運。

——喂……

他高叫了一聲，但事情是澈底的失敗了，那兩個女學生聽見他的聲音，她們就愈走得快，幾乎是在跑，肖太白於是悲觀了起來，他搖了一下頭，嘆了一口氣：

——她誤會了我們了！她大致以爲我們是想剝她的衣裳罷？

——都是怪你！你太沒有吊膀子的技能了！

——是的！你好！你一開口，就把人家駭得祇跑。

他們兩個，對於這初次出師就失敗了的罪咎，都不肯擔負。

法國公園，在上海是一個重要的地方，到這里來的人，是非常之多，里面有着美麗的建築，有高大蔽日的樹木，有着向人媚笑的花朵，有……

他們轉過一條修整的碎花石路。

——太白！你看！那不是我們剛才所追求的目標麼？

羅蔓詩人指着前面的，坐在石凳上的兩個姑娘。

——哦！追上前去！

他們追上前去了！他們也到了那兩位姑娘的身前，但他們失望了，肖太白嘆着氣說：

——真糟！又凶又麻！！

——那一個沒有麻子的徐娘，不是付給了一個青春殘

了的微笑麼？

羅曼詩人和他開着玩笑。

——嚟呀！不敢領教！不敢領教！

.....

他們在公園里遊了很久，雖然也有許多的女人，還吊着他們的膀子，但都不中他們的心意，他們都瞧不上，他們所選擇的條件，是第一要妖冶的，第二要有着錢的。

他們出了公園，他們決定到卡爾登去看電影，因為羅曼詩人說，今天是映着情天血淚的。

他們到電影院里的時候，距開映的時間祇有十分鐘了，好在看電影的人並不多，因此他們坐的位子還不算壞。

情天血淚，是世界一部有名的鉅片，內面描寫着資本主義社會下的，一羣貧苦藝術家，情節突梯，使人又哭又笑。

羅曼詩人自己承認自己是世間上最苦的人，同時有着藝術的嗜好，和過人的天才，照理，是應該窮苦的，因為，有天才的文學家，大都是如此，那名聞天下的蘇曼殊詩人，不也是才似江海命如絲麼？他看了今夜的情天血淚，想到了自己的生世，想到富有天才的蘇曼殊詩人，他心里是在自己解釋自己，感覺到非常之快樂。

——喂！太白！真的藝術，是要窮苦才有趣，是不是？

——所以我勸你不要悲觀哩。

——我現在變了，我快樂了！

——哈哈！

肖太白想起前次，羅曼要自殺的情形，他忍不住笑了。

哦！是多麼鼓動人的心絃啊！電影院，現代都市的娛樂場，那高尚的，悅耳的音樂，那穿着紅綠的，誘惑着人的少女，那帶有挑撥性的謔笑，那淡淡的，微刺人神經的白烟，那一排排的，偎着擁着的伴侶，這些，都向着他們示威，都給予他們一種強烈的刺戟。

羅曼，是一個年輕的獨身者，對於肉，是有相當的渴念，而肖太白，也是一個懷春的志士，不過，他在都市住得久，他是無所謂的，他可以隨時應用機會，從中他可以取得一種暫時的，一些零碎的安慰。

電影已經映過了四分之一，時間正是下午九點鐘，羅曼是一心注視着電影，因為影片的情節抓住了他的感情，他一時高興，他一時又悲哀，他時常用手去打肖太白的背，他那種變化的，有如不曉人事的小孩子一樣的舉動，惹

笑了她，那坐在他身後的一個少女。

——笑，笑我麼？奇怪了！

他自語着，他頭並不轉過去，他繼續看銀幕上的動作。

不久，他的背上來了一種膩滑的，軟熱的東西，從祇隔了一件印度綢襯衫上透傳了過來，他的心兒，忽然起了一陣劇烈的跳動。

——什麼東西？奇怪了！

他仍就低聲的自語，他不願意掉頭過去，但是一種神祕的，好奇的情緒驅使着他，他不禁用一隻手去探撈，哦！這是多麼的蕩人心魂喲！惹得羅蔓的骨都酥了！

於是一件香艷的，美麗的故事，便從此開始。

在他背上膩滑着的，原來是兩隻薄薄絲襪所裹着的肉足呀！他用手捏着，而那兩隻肉足也並不拒絕和退縮，於是他就小心地，珍惜的捏着撫摩着，而那膩滑的，又光潤的又溫柔，又豐滿的一雙肉足啊！這一種蕩人心魂的直覺，使他幾乎透不過氣來了。

這喜劇延長着，一直到幕上現了一個E N D的時候。

電影是畢了，放在他背上的兩隻肉足也動了動，那樣子是像表示要撤退，他是悵悵的，不好意思的放了，

電燈一亮，他就迅速的掉過頭去，哦！

一個短髮覆額，穿着入時的少女，妖媚的眼睛，魅人的紅唇，聳在胸前的高乳……

她向他，擲過了一個有意思的媚笑，使他竟沒有思索的餘地，他於是就緊拉了肖太白的手，隨追在那姑娘的身後。

出了戲院，那姑娘向着一部精巧的，飾着綠色的小汽車面前走去，站在車傍而立候着的，是一個穿着白色短衣的汽車夫，他見了她來，他趕快的拉開車門，

她不開口，她祇輕曼的掉過頭，微笑着，她送過一個含有請進的眼波，羅曼這時是怔了一怔，心里正想尋求一個適當的處理時，却不防肖太白用手把他推了進去，

那姑娘上了車，敲着車上的玻璃窗，對着汽車夫，說了一聲摩而。

彈性的皮墊，陷溶了肥軟的身軀，一陣魅人的香味，久久不散的在他們的鼻端留着，這時候，羅曼正好像做着夢一樣，眼前幻現着的，是大東的舞孃，西洋的少婦，有着一雙好足的少女，黑髮，媚笑，紅唇，高乳，肥臀，和那肖太白說的，一個淫蕩的夜……他腦里是極其紛亂的想着。

因為肖太白是佔了先制之利，他是靠近了那少女的身傍坐着，那少女是在和他親密的談吐，而羅曼，他祇是昏昏的，沉酣在一種桃色的幻想中，祇聽得肖太白熱誠不過的聲音，和一種愛情的術語……

汽車在一個地方停了。

他們走進了一家酒店，乳色的，帶有肉感味的四壁，那酒和菓子，高腳的玻璃杯，強烈的電燈光，外國兵在賭棋，還有擁在一起打着琴的，是幾個妖冶的侍女……

——啊！我與你們介紹一下罷！

坐定了之後，肖太白忽然用了一種頑皮的手勢，滑稽的口調，儼然與少女有多年交誼似的說：

——這是竹筠小姐，曾為許多畫家追逐，許多詩人拜倒的，光華大學的高材生，

他又用手指着羅曼說：

——這是鼎鼎大名的，羅曼詩人！

竹筠小姐微微的點着頭，含着神祕的怪笑，把眼睛注視在羅曼的臉上，她說：

——哦！羅曼先生的作品，我是拜讀過的了，欽佩得很！

羅曼看見竹筠小姐顫動着的小紅唇，長的眉，一個小

巧的鼻樑，伶俐的眼睛，那一張艷嫩的面孔，他又想到卡爾登里那一雙肉足，他禁不住在自己的大腿上捏了一把，

——真的！我從先生的作品里，我知道先生是一個熱誠不過的風流瀟灑的青年，今天見了，我真高興得很！

竹筠小姐瞅着一雙媚人的眼睛，扭了扭身子；

——唉！小姐！不行了！不行了！我現在是一個無用的人了！社會上的一切，已引不起我的留戀，我現在是非常之厭倦人生了！人生，我再不用美麗的詞句去裝飾牠，我再不能……

——羅曼先生太聰明了！所以有這許多的感觸，其實……

竹筠小姐說到這里，忽然掩着口笑了，

他們喝了幾杯牛奶和咖啡，吃了一點精巧的點心。

臨走時，竹筠小姐趁肖太白不防的時候，他伸手向羅曼的肩上拍了一上，並在眼睛里，送過了一個有意思的，費人思索的波光。

竹筠小姐乘了汽車回去，他們兩個在馬路上步行。

馬路上的街燈線，是直的，靜靜的橫伏在都市的背上，汽車飛般的過去，曳留下一些桃花似的麗影，和歡樂的軟笑，

——他媽的！我想起好笑，這戀愛太迅速了！

羅曼望着肖太白的面孔。

——不算快！不算快！今天還沒有上旅館哩。

——喂！太白……

羅曼想到臨走時，竹筠小姐給與他的無線電報，他就想把牠翻譯出來，

——我告訴你，臨走時，她在你沒有看見的時候，她用拳在我的肩上打了一下，而且小嘴兒一掀，她對我作了一個有意思的微笑……

——她當然看中你了！

肖太白，似乎含了一點醋意，但他並不願意與他的朋友發生鬥爭，他說：

——明天，你一個人約她到旅館去，把她解決了再說罷！我一定幫助你，羅曼！

羅曼覺得不過意，他覺得他的朋友對他太好了，他心里一酸，他真想哭了出來，但他忍住，他祇用右手圍抱了肖太白的腰，他是帶了無限的感慨，他接連的嘆了幾聲氣。

(四)

上海，軟塵十丈的都市，立體的建築，光滑的馬路，

這些是特爲富兒們所造就的，專備他們的享受，一切悲惡，一切苦痛，製造了許多青年的墮落，

今天，羅曼打扮得格外漂亮，雖然自己的面容，因爲從前的奔走和勞苦，與手淫的過多，形容頗有些黃瘦，但眉目間，那一種英麗的氣宇還存在着，加以敷了些香粉，猶其是可笑的，是淡淡的掃上了一層胭脂。

他用電話通知了竹筠小姐，約在外灘公園會。

外灘公園的夜色，是十分的興人快感，泱泱的江水，隔岸閃灼的電燈，他在公園里步行了一會，便擇了一個要緊的道路，傍邊有椅子的地方坐下，他望着從身傍過去的紅男綠女，他便幻想着未來的情景，他想如何的與竹筠小姐談情話，怎樣的開旅館，怎樣的和竹筠小姐性交，……

……

——哦！是你嗎？曼！

竹筠小姐忽然他從的背後閃出來，把他駭了一跳，

——啊啊啊！竹筠小姐！

他連忙的站起來，他看見竹筠小姐身上穿的，是一件薄如蟬翼的紗衫，肩上掛着一個白綢的花結，在左手抱了一件巴黎全呢的外衣，那圓而有勁的腿肚，他心里忽然緊張了起來，他鼻腔里聞得一陣濃郁的香氣，他真想向前去

摟住她了，

——阿！太白先生哩？

——他有事去了，

他們併了肩在公園里走了一陣，還談了許多，似乎都關心於各人的身世底話，竹筠小姐正十九歲，性慾正火熱般的旺盛，一舉一動都使他的心頭暴動，肌肉陣陣的緊張，而竹筠小姐，又穿的是高跟鞋，在黑夜里踏着碎花的石路，彷彿是有些踏不大穩，好幾次都偏倒在他的懷里，最後，他是居於保護人的地位，他大胆用手把竹筠小姐的腰部摟住了，

——羅曼！我認識你很久了！從你所作的小說上，那一篇題名秋雁的里面，你……

——竹筠！

他叫了一聲，他聲音忽然有一點悲梗，他於是更裝得悲哀些，他的眼淚水，就含在眼角裏了。

——曼！不要傷心，我可以安慰你的。

他把竹筠小姐，更摟得緊了。

出了公園，坐上竹筠小姐的自備汽車，開往月宮飯店去赴露天跳舞會，大約是十一點鐘的時候，他同竹筠小姐又同到了新雅酒樓。

——我想不到你還會喝酒哩？

羅曼般勸地斟上了一杯。

——酒麼？……………

竹筠小姐，縱聲的笑了起來，

——酒，真是人生不可缺少的一種，雖然，因為我留酒，會使父親發怒，但這有限的青春……………(待續)

請訂閱：

站在客觀地位，分析現存的社會政治經濟問題而含有解決方案的

綫路半月刊

主編：線路社

社址：南京太平路

訂價：國內半年四角 全年八角

(郵票在內)

文 學 與 個 性

趙 景 深

作品表現個性 每一個人都有他特殊的個性，文章既是他寫的，這文章裏自然便含有他的個性，無論他有天大的本領，也是遮掩不來的，尤其是在他自然而然的寫文章的時候。

文學理論的探討，大約可分為二派：一派是心理學派，一派是社會學派。心理學派每每喜歡抓牢個性，而社會學派又每每喜歡抓牢社會性，因此這兩派各有所偏，時常發生爭執。其實，人類的一切行爲，是既不能脫離個性，

又不能脫離社會性的。人的靈魂脫離了軀殼，（科學一點說，他的精神停止活動的時候）這人就要死了。人也決不會四無倚傍懸掛在空中的。文學當不是例外，我們應該同樣的注重個性和社會性。

個性與社會性 赫德生(Hudson)對於只注重人種時代和環境的泰納就不大滿意，說他只看見『時代影響作家』，忘了『作家「也能」影響時代』；換一句話說，時勢可以造英雄，（這兩個字此地只解作主人公，猶之人物）英雄也是可以造時勢的。森次巴立(Saintsbury)在他的“文學批評史”(History of Criticism)中批評泰納的英國文學史說，“He speaks of what he has not seen”也就是怪他不明白英國作家的個性，這個法國人所看見的英國文學只是牠的表面罷了。

英國吳爾芙夫人與賓那脫也有這樣的爭執。她在“賓那脫先生與白朗夫人”裏說：

『白朗夫人是有人性的。……沒有一個愛德華朝的作家注意到她。他們很有力的，搜尋的，同情的看到窗外；看到工廠，看到烏托邦，甚至看到火車車廂裏面的室內裝飾；但却不看她，不看生活，不看人性。』

白朗夫人就是吳爾芙自况，他覺得賓那脫，威爾斯，高爾斯華綏等人是過於注重了社會性，而把個性忽略了。

關於文學的社會性，以後要有幾次專講，此地我們只說明個性與社會性是不能偏重的。

比較研究法 文學上個性的研究可分為兩種：一為比較研究法，一為歷史研究法。比較研究法是橫的方面，意云各作家個性各有不同；歷史研究法是縱的，意云每一作家個性常有變遷。安徒生“月的話”第七夜“自然的詩境”可以說明這個個性各有不同的假設。他說的是樹林，富地主說牠可以砍成柴出賣高價，駕車的人說牠阻了空氣的流通，車夫則說牠可以作為路線的標記，不致把車趕到溝裏去，少年人說是可以在牠下面與克利司丁那一同散步，畫師說牠可以描成美麗的畫，女孩說牠可以引起宗教的情緒。倘若以文學的態度來說，則富地主把樹當作商品，可以說是通俗小說的；少年人和畫師對於樹感到詩情畫意，可以說是浪漫主義的；女孩的宗教情緒可說是理想主義的，例如托爾斯泰的原始基督教主義；車夫的實用主義大約就是把文學當作政治工具的新寫實主義；而認樹為不合實用的駕車人大約就是一部分革命實行者的態度，以為文學是不需要的了。

又如，紅樓夢寫林黛玉和薛寶釵詠柳絮，也是個性各有不同的。林黛玉自己多愁多病，終日與藥爐茶瓊爲伴，因此她所看到的柳絮就是『漂泊亦如人命薄』；薛寶釵則是有骨子或有心眼的人，遇事也多樂觀，因此她所看到的柳絮却是『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了。

同是一首“石鼓歌”，韓愈寫來就嚴整，蘇軾寫來就豪邁；這因爲韓愈是主張文以載道的，而蘇軾時常是放浪形骸的。

同是一個雲雀，各人詠來就都不同，莎士比亞以爲牠唱的是人間的戀愛，梅侶笛斯（Meredith）以爲牠唱的是主地之愛，漢立（Henley）以爲牠唱的是死的和平與希望。雲雀猶是雲雀，只因各人個性不同，因之賦與雲雀的個性也就不同了。

歷史研究法 每一個作家的個性也是常有變遷的。例如，我們倘只看到柴霍甫的前期作品，便以爲他的個性是樂觀的，只會寫麻雀尾巴一樣短的滑稽小品，那就大錯了；因爲他主要的作品是後期作品，也就是含淚的微笑的作品，實是滲透了悲哀的苦笑。李後主早年作品與亡國後被虜的作品不同，也是衆所共知的事實。易卜生不僅僅是自然主義者，後來也是新浪漫主義者；霍普特曼不僅僅

是新浪漫主義者，從前也是自然主義者。

個性與風格 一般的說來，人是各有其個性的，但這個性表現在作品裏便成爲風格了。一個人的作品總有他所特有的調調兒。赫德生說得好：

『我們誰都該會偶然碰着一段未標作者姓名的文字，並高呼：「這定是某某所作」。……這段文字總有一種特別的鳴音，似爲我們所慣聽者；究竟爲何如此，我們往往不能明說，其思想縱如何平凡，我們總覺得他人定不會這樣表現。字眼的選擇，辭語的變化，句的構造，特別的韻律與聲調——凡此種種，都不可思議的充溢着作者的個性。』

風格與作者是不可分的，所以蒲豐（Buffon）說：『風格是人』，亨特（Hunt）在“文學：其原理及其問題”（Literature: Its Principles and Problems）裏又倒過來說：『人是風格』。

頗普（Pope）以爲風格是作者的衣服，他的意思是把風格和作者的關係看得很密切，人不可離衣服，猶之作着不可離風格。但衣服究竟是可以脫得下來的，我們沐浴時可以完全不要衣服。所以卡萊爾（Carlyle）更進一層說，風格是作者的皮膚，這樣就把作者和風格的關係，說

得更為密切，可見凡是好的作品，都是有風格的。

創造與摹仿 但沒有風格的作品也許有吧？這就是摹仿的作品了。周作人曾引過某名家的話，第一次將花比作美人的是聰明人，第二次將花比作美人的就是大傻瓜。民間故事對於摹仿者，也常加以嘲笑。例如我國的楊雄，就是摹仿專家，賦擬司馬相如，“太玄經”學“易經”，“法言”仿“論語”，所以他在文學史上應該只有很低的評價。至於建安七子沒有個性的隨着曹丕作賦也極無聊。

風格的分類 這似乎該是修辭學的事，但此地也不妨偶加涉獵。我們須知風格的種類是分不盡的，此其一。我們又須知凡是風格都是積極性的，不是消極性的，例如，簡約與繁豐，這二者都寓有褒的意思，雖然二者是相反的，此其二。下面列舉劉勰王易和陳望道三家的風格分類以證明，風格是分不盡的：

文心雕龍	壯麗繁穽	典雅新奇	遠奧精約	顯附	輕靡			
修辭學	通銓雄健	詭曲	正直	富麗	雋逸	沈鬱	清新	淡泊
修辭學	發凡剛健	繁豐謹嚴	簡約	平淡	柔婉	絢爛	疎放	

雖然各分為八類，就可以得到十三類，並且「謹嚴」之與「典雅」，「疎放」之與「雋逸」也是勉強配合的，實際上該有十五類。還有許多作品，是不在這十五種風格以內的呢。

個性與集團性 文學作品之有個性是近世的事，最早的文學時代大都是民衆合作，這就看不出個性來了。例如，希伯來文學的聖經就是沒有個性的，是基督教徒全體精神結合的表現。甚至古希臘的抒情詩人平道(Pindar)所表現的也是集團意識。中世紀黑暗時代也是沒有個性的，所寫出來的文章都是千篇一律，在文化上大開其倒車，壓制個性，結果個性幾乎在文學裏消滅。赫德生在“文藝復興的故事”(The Story of Renaissance)裏論到這個時代道：

『所產生的作品差不多完全沒有個性，缺乏清晰的個人的調子。我們所遇見的到處都是布輪退爾(Brunetie're)所說的無名的精神。詩或畫都不能顯出詩人或藝術家在背面所藏的個性。這個羅馬人與那個羅馬人是一樣的；這本神祕劇與那本神祕劇也是一樣的。……個人的天才被傳統掃蕩得乾乾淨淨。』(面五——六)

以上所舉的事實雖足以說明文學有時是沒有個性的，但這些作品，如聖經，抒情詩，神祕劇等，究竟是人類精力的表現，還是有賴於人們的思想與感情的，雖然牠的背面沒有個人的個性，却有結合的個性。這樣說來，便無論什麼

作品都有個性了。

因為個性(Personality)是與個人性(Individuality)是不同的；個人性只是個人的，狹義的，而個性却也可以包括結合的個性。所謂推己及人，就是個性的擴大。

忘了帽子

貝多芬每次出門時，老是忘了戴帽子。所以有一次，他在紐斯托斯地方，因為光着頭，在街上徘徊，警察疑心他是流氓，於是，毫不客氣的抓了他。

「我是貝多芬！」他對警察說。

但誰相信呢？貝多芬會不帶帽子！

因此，他竟坐了幾天的牢。(力昂)



▲ 發 抖 ▲

何 雙 璧

杭江鐵路通了車。

新新的列車，第一次從西興駛到柴家村，村裏的人在路軌旁的小山岳，搭了台，一大羣人鵠立着，像落衫磯的人，看亞林匹克田徑賽似的，每個人的兩隻眼，用全副力量，捉住待要來的杭江列車。

村裏的老頭子，中年婦人，以及姑娘和小孩，都不信火車會跑得像王校長所說的那麼快，大家帶了驚異的神色，待證明王校長的話。

『一定是馬拉的。自己會跑，世上沒有那回事！』穿紅衣服的小姑娘，吊着眼角，問他的八十多歲的老父親。

『等着看吧！他們說是自己會走的！』

退伍兵柴得勝用了鄙視的神氣自言自語：『這東西杭州二十年前就有了。這個跑得恐怕還不快，滬杭車跑得真同飛一樣！』

『會飛？』紅姑娘跑過去。

『會飛的也有，是飛機，二月裏咱們在上海打仗，頭上全是日本的飛機！』

小姑娘不懂，『啐！』跑到父親身旁來了。

『隆隆隆』的聲音從遠處響着，像夏天的雷。杭江路第一次列車來了，野獸般的，把爬虫似的鐵軌擒住。

一剎那在他們面前閃過。靜默着的羣衆，又騷動起來了。

有的在驚嘆，驚嘆世界上竟有這樣奇異的東西。有的笑，覺得，這東西實在有點滑稽，自己會跑。有的哭，那是小孩子，被那些騷動的聲音嚇壞了。

被丟在一個角落的柴兩農，却抽着桿烟，一聲不響。

他看着鐵軌，鐵軌兩邊的隙地，覺得路有二丈多廣，其他還有被火車站占據去的十多方丈地。地上沒有青青的

草，沒有農作物，祇有火車站長，賣票員，腳夫等在上面闊步的走。

火車來了。沒有血的蒼白的臉上，一雙深邃的眼，注視着列車的輪，輪在發光的鐵軌上轉，沒有看到漂亮的車身，車窗裏的女人。

他看到在車輪下面，業已死掉的老母親。

像成名作家之寫自敘傳似的，童年生命的回憶擁上他的心頭。

他出世在一個山野的孤寺裏，母親是把人家洗衣服過活的，她有圓圓的臉。父親是誰，可就知道了。

一到冬天，送衣服來洗的便少了。母親常以這個緣故而時常餓肚，雖然有一個雜貨舖的夥計常送錢她，但他七歲時，這人便離開母親了，他不能不找尋一點職業，——賣油條。

一個夜上，雪花在天上飛，野狗在角落打着寒慄，他賣完了油條跑回寺裏。

母親和一個陌生的男人睡在床上。

『你叫一聲爸爸吧！小雨農！』

『他就是我的爸爸嗎？』他望着這男漢的臉。小小的眼睛發着油水的光。他明白，這是隔壁石頭匠老狗。

『你不要管，小寶貝！你要活，你便叫一聲爸爸吧！』

老狗在猶笑，摸了母親的臉，把母親放在他懷裏。

『媽！你告訴我吧！生我的爸爸就是他嗎？』

『不！那是一個懷蛋，王記雜貨舖那個小子：你不要提起他吧！』

於是，他家裏多了一個人。不過說起來，這於雨農是有利的，否則，他或者在雪地裏就結果了七歲的生命。

最初這石頭匠待他們母子很好，母親常常以石頭匠的待遇好，而覺得這世界上有她走的一條路，雨農也因此而沒有出去賣油條，但不過兩個月，這石頭匠便凶起來了。他要七歲的他出去再找尋職業，或者竟把他賣掉，母親便哭了。母親一哭，他使用腳踢母親的腹部。

第二年，老狗離開了孤寺。

七歲的小孩開始更窮困的生活。

爲了免掉餓死，他到一個種田人的家裏去牧牛，但耳朵裏就常聽到同伴罵他賤婊子生的，爸多娘少之類的話。

『我是你娘的老相好！』主人的兒子有一次對他很俏皮的開玩笑。

他氣極了跑回孤寺裏。

他看到大兵，銅匠，燒餅店老闆，剃頭老師，碼頭工

人，以及流氓和惡棍，走進他的家。

母親得了不治的婦人病，但他們並不管，殘酷的，凶
猛的，就把她拉到在床上……

半夜裏，母親常常流着淚，對小雨農說：

『小寶貝我們去死吧！』

母親死了，但他沒有死。而且竟能夠慢慢長大起來。

從牧童陞到長工，從沒有薪水陞到年薪二十四元。

主人很喜歡他，因為他能夠同牛一樣的工作着，不要
休息。他不怕冬天的雨雪，也不怕夏天像火一樣的太陽。
他的皮是赤色的，身體也很結實。因此也不會生病。

夜，月亮照到他那矮小的臥房裏，他同乏力的馬一樣
的躺在地上，脊樑上覺得刺刺的痛，一閉眼就看見母親，
大兵，銅匠，燒餅店老闆，碼頭工人……

他眼角流出了血：

『還是死吧！——不，我要活！』

他活着業已四十多歲了。並且因為是獨身者，竟也積
蓄到些錢。他被人們鞭策，嬉弄，覺得這樣生活有些重擔。
想從乏力的馬似的生活，跳了起來，而領略些人生。

他把所有的錢買了一畝旱地，在地的角隅蓋了一間草
屋。

『母親呀！你知道嗎？小雨農還沒有死，而且竟做起人來了。』

穿洋衣服的人在他所有的地上插了一把紅紅的旗。

『是學堂先生們跟我開玩笑吧：』他想。種的荳已經給他們踏平了一半，留下來的足十多個皮鞋的脚印。

他額角堆滿了汗，憤憤的把那旗拔掉。

跟在那先生後頭的幾個工人，使他回想到侮辱他母親的惡棍。凶暴的臉注視他，不說話，仍然把那旗再插下去了。最後他們教訓他：『是省裏派來的，再拔就請他坐牢！』

他走回茅草棚，太息着，用桿煙刺他的腦。獨身者沒有朋友，但有許多人來和他開玩笑。因為他們的話他不懂，他想一定是玩笑。

『老頭子，等着看吧！將來天天都有老虎往你地上走，而且嗚嗚的吼，你怕嗎？』退伍兵柴得勝，說起來還是他的宗弟。這顯然是笑話，沒有幽深的山，那裏天天有老虎。他覺得，在都市走過的人頂可惡，說些別人不明白的話。

『別開玩笑啦！』

『是真話，不是開玩笑，等着看吧！將來還有穿洋裝的紳士，穿長旗袍的美人，住在你屋裏！』

『別胡說！像我這樣小草棚……』

『將來你要到杭州上海去嗎？祇有半天工夫就能到，而且不要走一步路，就在你屋裏上了……』

『我不想當兵，我只種我的地，到杭州幹嗎？』

『你種什麼地？』

『這個不是我的地？』

『你看這紅旗，紅旗會變成大蜈蚣，躺在你的地上，你沒有地好種啦！』

『你別胡說！』

『等着看吧！老雨農！看是誰胡說。』

柴得勝走了。留下來的的是奸滑的臉。雨農拿了鋤頭，走到地上剷好給那些人踏平了的荳，他看了紅旗，想起得勝的話，心裏有點難過，紅旗會變蜈蚣？誰相信！他生怕這爬虫，少時會給他咬過一次，痛得真難受。荳桿觸了他的蹄，他喊了起來。但一看並不是蜈蚣，他的心在跳，漲了胸脯呼了一口深長的氣。

回到草棚裏，仍然用旱烟刺他的腦。

四個月過去，柴得勝那東西的話，果然就應了。先是看到許多鐵條，橫臥在他的荳地上，接着，就是木頭，碎石子，把他的地都堆滿了。他今年的荳就沒有了收成。是省城派來的人做的，他不說話，抽着旱烟。從小草棚擠了出來，投到老主人的家裏。

木蜈蚣似的鐵軌造成了。小小的茅草棚，改建一座洋房，據說是車站。

杭江路第一次通了車，列車轟轟的來了。

發亮的鐵軌，翻新的車身，美麗的車窗，車窗裏露着光滑的人頭，蓬蓬的人頭，細長的眉毛，斜視的眼睛，紅的唇，白的齒，妖冶的笑，迷人的笑！

山崗上一大羣人們，鼓着掌，也在無意識的笑。

我丟在車站一個角落的柴雨農，沈默着不響。

一雙深邃眼，釘住鐵軌的上面，車輪下面的業已死掉的老母親。母親身上濺出了鮮紅的血。

田野的風吹着他的臉，他週身在發抖。

二十一日，十一，十七，於南京

工 場

禾 金

天是紅的——有霞。

壩場，搭起了籬笆，籬笆外面加鐵絲網，有釘刺的，這完全是戰爭時候用的哪。

（不知這鐵絲網裝着有什麼特別的作用沒有，現在是冷天了，還好，若是秋天，穿了單薄的衣服，打籬笆門前經過，風一吹，衣服飄起來掛到鐵刺上，可不是糟咧。近處有野孩子，大約怕他們爬進籬笆裏面去，所以才裝的吧

？這些野孩子真討厭，整日地在吵鬧。）

——托，托，托，托，托……

蒸汽機伸長了嘴，吐出一堆堆的烟，投入黃色的天空，不久便消失了，籬笆上有一扇門開着，門旁掛了一塊牌子：『工場重地，閒人莫入』，可是裏邊有『搭，搭，搭……』的聲音，是機器哪，所以門外聚了許外人看機器。

——托，托，托，托……砰——！

——托，托，托，托……砰——！

——托，托，托，托……砰——！

機器，不停的響，看的人抬起了頭，木片長長的搭成一個中空的尖塔，塔頂一直刺向天空，像有一種非把這天空刺破不肯罷休的決心。一塊大石頭在中間坐着，上面用一個槓桿吊起。一個人把手裏的繩子一拉，石塊就落到一個巨大的木柱上，把木柱打入地中一大段。

——開，開！

——托，托，托，托，托……

——好！拉，拉，拉！

——砰！

（這石塊真利害哪，不知有多少重？若是把人打一下

，準打成肉餅！他們不知用什麼方法的，把木柱弄得挺直，要是打歪就糟咧。把這木柱從地中拔出來不知要費多少力。）

工頭，手臂交岔在胸前，看看天，又看看手錶，五點半，還有半個鐘頭就散工了。（今天天氣真冷，街上的人連大衣都穿起了。回頭到家可以喝一點酒。）

——喂，不要進去，不要進去，此地是工場，跑出去。

——跑出去，聽見嗎？

——陸家裏，你去把那邊的繩子拉緊——用點力氣呀，沒吃飽嗎？（不知道怎麼的，小夥子，幹別的事情滿起緊，做工就懶了。）

場的那邊角裏，站着一個起重機，尖尖的手臂，對着天空舉着，不像是祈禱，却像一個強盜，伸起手要從天上取下一點東西來！取不到是無論如何不肯放下的。或者是要動手把天堂的幕子揭開一點，看看裏面的祕密，那是強盜的心內事，他是無論如何不肯說話的，連在工作的時候都不肯哼一聲。

——刺色，刺色，刺色……

那邊有一個碾石機，被關在一個木柵欄成的空裏地，

張着大口，口裏塞了一條木槽，人把士敏土的碎塊望木槽裏丟。

——刺色，刺色，刺色……

下面也有一個口，石粉從口裏流出來，流進一個木桶。

那邊的房子已搭到三層了，一些鐵絲般的鋼條，好滑地站在地上，看不見牠們底腳。一層層的通路搭了一條跳板，人走在上面軟軟的，木條又釘得不厚；省地位，角度也怪峭的。學徒挑着二担瓦，唱着山歌走上去。

（那天有錢到神仙世界去走走，他媽的，玩他一天也化不了多錢。世界越弄越興旺了，怪好玩的。這二年造了多少戲院啊。那一次，確是危險的，是西頭的大戲院子吧？——唔，不錯，從地面走跳板到四層，險的摔下來，還丟了半桶石灰。）

——頭七到來哭哀哀……

——禽你媽！

——豬羅！快點！

走着上去，在一條站木上立穩了。瓦担放下的時候，板蕩了一下。於是灣着腰去數瓦片；五塊一堆。

——來！

把一堆瓦片向上一拋。在上面的人就接住了。再彎身去拿。

——那邊跑馬廳今天跑馬啊！

——現在幾點鐘了，快完了吧？

——六點到了吧，那邊打樁的停工了。

——喂，瓦片疊在裏面，人都下來！

——托，托，托，托，托，……

打樁的巨石在半空中停着了，人把一根橫木攔在木架的半中，攔着大石塊。都到那邊去洗手，有人吸起香煙。

問：

——今天下筒花會開什麼？

——那個知道。（有錢化在別處不好，何必一定要去賭。着了到也開心的，兩角錢也贏得到五元呢，一樣也有人打着，不妨去試試看。汽車爲什這樣多？噢，是跑馬廳裏散出來的吧？天老爺真壞透了，現在不該這麼冷的。）

把香煙狠狠的吸了兩口，看着烟頭上赤紅的火，把冷汽趕去了大半。跟着許多人跑出工場，又消失在人堆裏了。多數人把手插在腰裏。對面一所空地，搭幾所木屋子，又用凹凸的洋鐵做頂，可以供給工人住宿的。有的家裏放

着妻子，雖然要來回的跑路，還是要回去住。

人走完了，工頭把籬笆的門用鐵絲攀住，加上一把鎖，又是兩手在胸前交差着，嘴裏噓噓地吹出一支孟姜女的調子。

——阿林，明天把五個豎樁打好，我叫車子來把樁架搬去，啊？

——知道。

又看一看，門確是鎖好了。幾處木架子還是伸出了老長的手。不遠，有好幾處的Neon Sign 放出紅紅的光暈。天已經黑，街樹被風吹得不能站定。葉子落下了許多。工頭把身子回過去看見門上一塊牌子：『工場重地。閒人莫入。』

——工場重地，閒人莫入。

——工場重地閒人莫入

——工場重地閒人莫入

（有什麼慎重其事，一定要放這塊牌子。明天搬樁架的時候，有幾塊木板是可以拿到家裏去的。家裏的錢是可以一年年的多起來的。他媽的，不弄他幾個錢也活不了。弄了幾個錢就是鬧出些什麼事來也有法子的。女人到底年紀輕，十八歲的姑娘，隨人擺佈。噯，有趣得很，她祇知

道說些笑話，吃吃頑頑；不錯，是怪好頑的。回去的時候買點酒，吃得熱一點。)

天黑到像泥土一樣，一點看不出透明現象。籬笆，鐵絲網，起重機的大手臂，樁架的尖塔，還有對過屋子裏的工人，大家都吃飽了。靜靜的，不出一聲。

工人在睡夢中消化一些硬的大餅。

工場在靜寂中消化工人底血液。

第二天早晨，工場會肚子餓的，於是人再會拿血來給牠當點心。

錄本文作者來信中的一段

我所走的路（在形式上說）是「精神分析派」的一家。我自己說，就像工場那麼短的一篇，却也工作了整整的二個星期咧。括弧中的東西是表示思想的綫路，看是東拉西扯，其實是各有聯帶的「相互」關係的，無論在心理上，或生理上，同時，也不讓牠失去固有的社會意識，不使牠像浪漫派似的流於幻想，精神分析派之所以異於浪漫派，就在於此。（雖然不是「僅在於此」）

本社主編之

線路半月刊

三中全會建議專號要目

(插畫三頁).....	何鼎新
前言.....	同人
重新整理黨務變更黨的組織以完成革命事業案.....	何迺黃
改良中央制度確定施政綱要以謀統一而利建設案.....	邵鏡人
救濟農村破產的幾個方案.....	金天錫
救濟農村芻言.....	蒙智
救濟農村改良農村生活建議案.....	番禺
實行統一而禦暴日建議案.....	邵鏡人
建議抵抗暴日的幾個辦法.....	何迺黃
貢獻三中全會的一個根本原則.....	吳保鼎
建議停止供給日本生鐵收回鐵礦公司以利建設而禦外侮案.....	陳秋爲
編後短訊及其他	

每冊	五分	定價
半年	四角	
全年	八角	

步上十字架的前夜

敖本凱

今天，我才知社會的究竟，才明白人間的聯繫是什麼，本來歷史會有許多的證明，人間的聯繫，不是情感，不是絕對的精神，而是一點物質，因此一點物質，能滿足人間的需要，意識正確的受物質的反映，才有人類彼此關係的成立，但，過去我極否認這種認識，現在經了實踐的過程，我才明白如此真理的價值。

我悔，深悔自己過去的認識，太基於唯心了，所以產出從前迷戀不已今日追悔莫及的惡夢，這夢，雖然很短，僅僅一年，啊，可咀咒的一年！消逝了我無限的青春，結束了我短短的人生，堅強的意志，奮鬥的精神，一概都了。從前，我是日夜沉醉於意像的愛神的唇下，我以為這樣懸

勸的奉上這顆鮮紅的心，至少，至少我能叫你一聲情人，誰知單憑情感的箭却穿不透人間虛偽的心，我才知道了。

所以你唾棄我，並非不情之點，只怪我抓不住你的心，不明白人間聯繫的法則，才引起你對我的輕蔑，你的一切，我承認是合理的，不敢怨謗，只怨自己太不聰明，造出夢一般無聊的煩惱。

這無聊春夢的開始，我十分記得，是一個柳絲拂涼，月暈黃昏，友人召集的夜筵上，一位白衣女郎，似一團白雪，似一隻天鵝的翅膀，又嫵娜，又瀟灑，加以雙眉入鬢的丰情，和一雙黑油油的眼睛，具有一種特別的熱意，勾引得我心神十分的跳躍，經主人的介紹，那就是你。

我發覺你常常注視我，不知你是窺破我內心的思維？抑或是賞鑒我雙頰健康的桃紅，真的我恰是青春少壯，一種雄偉的體魄，實值少女們的鐘情，本來我對於現代的女子，曾下過嚴刻的批評，自信並非唯愛主義者而專意追隨倩影者流，然而我此時一經你眼波的柔媚，引起內在熊熊的情焰呀！你那閃閃逼人的眸子，使我怪不好意思的，我怕，我愛，我十分的怕，我十分的愛，但我只能低低注視着酒杯，那樣的神情，那樣的愁狀，惹得你和另一位密士掩嘴而笑，這淺淡的笑呀！過去我認為是有情，現在我才

知是無情，無情是一把鋒銳的刃，誰料秀媚絕倫的你，竟輕輕的贈給了我，謝謝你，愛我的鷗曼！

夜宴歸來，我不知受了一種什麼力，大胆的寫給了你一信，這信很長，約有三四千字，信內，我欽佩你的談吐，你的思想，你的丰采，和你對人真誠的流露，說得真多，記不清了，總之，我是極盡熱烈而真摯的心貢獻給你，但，信寄后，我心里忐忑不安，為的是舉動太唐突了，你將會惱怒，或而會笑我輕薄了，那時我好維持門面的封建劣根性還強，故信寄出時，心也像隨着寄落，不論晝和夜，不論在吃飯與睡覺，都在測度你對我的處理，這樣一天，又是一天，又是一天，當南風吹着我的亂髮悠悠，懼意，懷疑，漸漸的消失，寂寞哀感的陰影却遮上了心頭。幾許的時間過去，我在表姐家里，不意你也來到，振觸前塵，心頭突落不已，怕你當面的奚落，當表姐指住我向你看時，你却開口道：

「認識得呢。」

表姐詫異追問，你繼續的說：

「在一個宴會上，而且……」

啊，啊，你那一笑，你那一個「而且」，又引動我心絃跳躍，我發現你的丰姿又特別不同，蓬鬆的柔髮，紛拂在

一張紅白嬌滴的臉上，黑油油的眸子，是那樣迷人，身上雪白的襯衫套上一件色調勻配淺黃西式的學生服，兩隻健康的腿和漂亮的腳，隨談話的音調輕輕的移動，那似跳舞一樣的靈活。

呀，佔有了東方美人的風韻，和西方美人的靈魂，我接近你，似到了玫瑰的花籬，感受香光色的沉醉。

談話中，我知你性嗜文藝，尤近於詩，你說：常見我發表的詩，情調幽逸，發人深思，你很愛讀，你也曾模仿學作，但未學像，你很天真的表白，要我以後加以指導，你將努力的學作，要像我的一樣，我受你那崇高的誇譽，真不好意思了。

自從你誇譽過我的詩，我對於研究詩的興趣，益覺有勁，每在你的詢問，我必搜索枯腸，再三的解釋，你很聰明的，我說第二次，你就似嫌重複，然而，你不煩怨，却笑，故意愁狀可掬的笑，我最愛看的是你笑，為想鑒賞你的笑，於是我偏去再四解釋。

我們會談，除在表姐家，也會在你的宿舍里，我們討論的問題，不只限於詩，也曾談到上下古今，從統治者說到被統治者現實的問題，從高貴紳士說到貧農的生活，從你那種具同情於弱者的口吻，在中國私慾橫流現實的社會

中，實值矜誇的，我對你崇拜和信仰，已是登峯造極。

一切思想都可現實的，事實是如此證明，比如：我見了你，想結識，遂得結識，結識了，想我們有更善的友誼，又得實現，於是我想有一天得你超友誼的賜予，但我自覺渺小，恐難得此規律的實現給我以滿足，誰料似流星飛逝的夏綠方凋，秋，深含詩意的秋剛過一半時，夜，是一個中秋的夜，在你那充滿淡綠色燈光的室中，蕩泛着靜穆的情調，室外涼空的圓月，澈透窗畔池塘的清水，飛來無限的詩意，傍窗一隻長大的沙伐，乘載住我們，兩人坐位離開的中段，放置許多賞月的食品，我們隨便的吃，隨便的說，終於又談及你的作品，你起身向書架取來一本薄薄的冊子，這是你的舊作，你靠立在沙伐臂側，看我一頁一頁的誦讀。

這却使我有點驚奇，是墓旁一詩：

這被秋風剝削的壩間，

慘黃消逝了過去的青蒼，

看呀！觸目是一片荒涼。

× × ×

何處吹來一片兩片落葉，

輕輕的，

又輕輕的飄向墓旁人兒的頭上。

x x x

她忘記了落葉輕細的警示，

她忘記了暮秋晚風的冷刺，

她孤坐着，默泣，默泣。

x x x

虛偽的人間沒有真實的同情，

真實的同情只有向墓中枯骨追尋，

可憐的年輕人啊！

.....

你這樣怪活潑的人，怎麼也被悲哀鎖鍊了？我讀了又讀，無端的望着你而沉默了，你也將眼皮低低的壓下，片刻，你似忘記了我們間保持住的尊嚴，用你那熱情融化的唇，俯吻我的頭髮，你說：不要驚奇啊，聰明的人，怎麼尚未看透現實社會的究竟嗎？這不合理的社會，各方面已形成極端的尖銳化，將有一次突變，才得解決，這次突變，必出人意料之激烈，我們的身體將為此社會砲片炸碎，在此現象中，人間已尋不出一點同情了，還有什麼依戀？值不得依戀了，不如早得一個痛快的結束罷。

你這一段解說，我驚異你墜入悲觀的哲學了，我勸你

不要這樣消沉，自然演變的規律，誠如所說，但並不是那樣簡單，假如是社會真到了這一天，我願和你去墓中追求同情。你嚙喇的笑了，將我的手緊緊一握，說我這樣同情你，還向什麼墓里追求呢？你即刻像一位天真的孩子，撒嬌似的將墓旁一詩撕得粉碎，撒棄在地板上了。

旋律一般的轉變，我也興奮起來，忘記了一秒鐘以前的一切，只望見你媚而大的眼睛，黑油油的，一種頂風流，頂肉感，頂誘惑的暗示，使我像一隻深秋伏在黃葉上的寒蟬，僵伏在你的愛力圈內了，同時我驚奇有一點什麼新的消息期待着，當你柔媚的手載着唇角的笑溫貼在我臉上時，我的呼吸喘急，神經迷亂了，啊，你真是今宵的明月，明朝的太陽，太值人愛慕，我大胆的張着雙臂，挽抱着你柔嫩腰肢，你似一個棉團輕巧的滾入我的懷里了，你閉上眼皮，微妙的笑，真使我長醉，我解開你的外衫，一件粉紅的睡衣，緊緊束着成熟的少女的丰滿肉體，似曼頭的乳峯隱隱露着，富有彈力的觸上我的指尖了，一股電力繞上我的手臂，傳到周身，我即刻變作癡狂的人，用力撕開你的睡衣，裙子，……而接觸你的……啊，我是昏沉過去。

從此我變作一隻受屠宰的羔羊，我覺玷污了你的清白，對你此后人生愉快的充實，我應負重責，然而墜入情網

的人，一切都愚笨了，那能用禮智去分拆這件事實構造者是誰？

我既陷入罪惡之淵，應該急速回頭，然而我似一個盲者，辨不出黑暗與光明，由之乎吃酒的不知酒可醉人，假若那時我有一點眼前的聰明，將如何可憐着自己，也絕不造成眼前如此地步。

但，誰有那樣的毅力呢？能夠擺脫心上正愛的人兒？故你的要求，我是一切的接受，你要我一到來滬讀書，我就來滬，你說杭州西子湖的風光美妙，我就同你去遊覽，甚至你愛夏天炎熱，我也愛，你惡春花太燦爛了，我也惡，我一切官感簡直以你的官感為轉移了。

其實，你雖能說平民的話，然而畢竟是貴族式女子，生活不離都市，揮霍畢極闊綽，我為想滿足你的歡心，有時為你需要一點物件，甯願將餐費節儉來為你購製，啊，你的慾望，是如此的難填，似一隻漏壺，你來滬不及半載，學會了入跳舞場，坐汽車，吃大菜，近代摩登女郎的羅曼斯行爲，你都完全學得，以我經濟未能獨立，全憑家裏有限的接濟，當然不能應付你的需求，試想，一位男子不能應付女子的需求，這不是一件很不合理的事嗎？所以為想完成男子對於愛人的責任(?)我不惜犧牲自己的臉，

意志，骨氣，實行借貸，終於借貸不成了，啊，需錢用，不有錢，有什麼辦法？除了作盜，是的，作盜在現社會，如果用超人的眼光觀察，並不可恥，不作盜，懦弱無能，受社會侮辱，才可恥呢，於是我決心作盜，作一位行劫的大盜，背了你每在深夜，頭部蒙上一塊黑紗，遮蔽本來的面目，拿着一把手槍，向冷避的街頭一走，把人頭當酒杯，向血裏抓錢，只要遇着服裝漂亮的人，我是不客氣了，拉出手槍，運用威駭的手段，不錯，容易，手槍一指，別人的金錢片刻即轉入我的衣袋，一刻鐘的冒險，可供你幾日的娛樂了。

但是，這次槍劫一位如你一樣美麗動人的女郎，因為她尖叫，我於是將其槍殺，終於案破，我被捕了，是的，被捕了，這是我自己造成的，並不悔。

我坐在這惡臭薰人的獄里，自由束縛，生活單調，每日却盼你能來看我，終在失望，我想你是愛我的，愛情無條件，絕不因我現在是一位殺人的盜犯而不愛我的。

我是晝夜的盼望着你來。

但是，鷗曼，志超君來時，我問及你的近況，哦，他却一笑，他囑我自己照顧自己，可不要關心別人的幸福，最後他才告訴我，你真是多才多能，已經另有所歡了，當

時我當然十分的苦悶，但及經用辯證法分析我們的以往後，我很能原宥你如此的女子，天生艷質，一世風流，自然應把青春的色相去換取物質上的享受，從前的醉迷，是我的醉迷，錯誤是我的錯誤，乾脆一點說：我太把這愛字看神聖了，而對於這愛的聯繫，愛的實際，愛的真理，我沒有一種澈底的了悉，以致釀成了今日的結果。

長夜漫漫，此生已難看明朝的太陽，我還想說什麼哩？還有什麼可說哩？

曉，我快將脫離這個世界了，我這一隻可憐的羔羊，不幸做了你腳下的祭奠，在此將死的前夜，竟醒了轉來，轉憂，我祝你的前途幸福，莫再逢像我這樣的人了。

意大利 近代文學中之兩大怪傑

——丹農雪烏與莫索里尼——

楊 溪 昌

在意大利正狂熱的向世界誇驕似的紀念着法西斯主義統治十年來的功績的時候，我們很想趁此機會檢討一下統治下的文學。但是，法西斯主義雖然在政治上有了很大的發展，而在文學上却仍然像從前死氣沉沉似的，並沒有呈顯出如何的發展。雖然法西斯主義的首領莫索里尼曾宣示

說，他要借各大學的合作將那些有關於法西斯文化的機關都建造好，法西斯主義者要用實際的，理論的，精神的，經驗的熱忱及複雜的行動以創造新文化。莫索里尼自己更表示過要對於文化及研究科學，美術，及文學名家以一種貢獻，他後來之設立意大利科學研究會以包括一批大學者便是爲了要實現這個目的。不過，這十年却沒有看出甚麼了不得的成績。

因此，我們要論到近十年來與法西斯主義治下有關係的文學，值得而又必須提到的却只有莫索里尼和丹農雪烏（一譯作鄧南遮）（G. D'annunzio 1863—）兩人了。

莫索里尼本來不是文壇上的人物，自然在文學方面說不上甚麼。只是他是一個不拘泥于一個學派研究的人，因爲他不相信書籍是人生的絕對的確切的糧食。雖然他對於意大利新舊的作家，政治家，思想家，美術家的著作都研究過，雖然他對於文藝復興時代的各方面都感覺興趣，但是也不過作一種比較的研究，作爲一種借鏡而已。

除了他近年來在文化上有不少的倡導外，他在近日的意大利文學上有兩件事值得提及的。第一是莫索里文學獎金，第二是他關於拿破倫的劇本之創作。

莫索里尼文學獎金是由意大利，乃至南歐的第一家大

報紙“Coulter Dela Sera”創設的，經過長期的籌劃，一九三一年才有了第一次的舉行。計去年詩歌方面得者為女作家尼格里(A Da Negri)歌劇得者為柏惹提(Plzzetti)，餘二人中，一人以羅馬法律史，一人以探險論文獲得，每人各得五萬里拉（約合華幣十萬元。）

莫索里尼作的拿破倫是一部三幕歷史劇，在意大利的各地及羅馬等地上演均受熱烈的歡迎。本事是以拿破倫從愛耳巴（Elba）歸來為主，爲了意大利人的狂熱歡迎，而法國人也在贊賞之餘，曾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巴黎上演。

莫索里尼爲甚麼要把拿破倫寫成一部劇本而搬到舞台去？這問題不知有若干的觀者懷疑過，簡而言之，這完全是兩個具有統治思想者底特性相合的關係。

近代的英國女批評家魏絲特（Reheca west）對於這件怪事曾加以鋒利的批評，覺得莫索里尼的希望是失敗了。

莫索里尼所採取的劇材，包含了拿破倫「一百天」的生活，時間是在愛耳巴（Elba）與滑鐵爐（Waterloo）之間。據魏絲特女士的批評，這劇「深刻的顯化出了統治階級底全部思想，因爲劇中表現的是一個統治者在不安中所

偶然發生的事。』

這劇現由準克瓦特(John Drinkwater)縮節後在倫敦演畢，魏絲特女士看後曾在紐約的美國人雜誌上批評說，莫索里尼的意思以為拿破倫是一個很好的統治者，無論何人不應阻止他。但是莫氏却陷入了主觀的混亂中，無異乎是在描寫他自己。假如是他正在寫這劇時，叫人告訴他不要寫好了。

丹農雪烏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在國際文學雜誌上常稱他為兵士，詩人，飛行家，小說家，劇作家，戀愛者。他曾在歐戰時親自駕飛機去到維也納散發催醒奧地利人覺悟的宣言，他曾為意大利的國際戰爭而努力以至受傷，他曾以義勇軍的力量佔領阜姆多日，拒絕那地成為國際共管，他也曾協助莫索里尼統一意大利的革命運動。因此，不但意大利人以為他是一個愛國詩人，即是在法西斯主義治下，因為莫索里尼的推崇，他簡直成了意大利唯一的文學家。不但是本國是這樣，即使國際間論到意大利的文學，也只以丹農雪烏一人去代替其餘的作家。比如日本昇曙夢在文學十二講論到南歐文學的一章內說：『代表意大利底現代文壇的是丹農雪烏，說明他一個人，便是說明意大利底現代文壇之一切。作為把近代精神底一切方面集于一身的

作家，作為最顯著地發揮了南歐藝術底特色的作家，他是現世界文壇底大人物。」

但是在近十年來，他好像把文學生活完結了似的。國家雖然爲了尊崇他起見而出了一個丹農雪馬全集，他自己雖然要報酬國家而把住宅贈與國家，但他在國際間便好像死了似的，一點新的創作消息也沒有。自從出版了真有一般趣味的“Nottuno”一書後，許多年都沒有作品發表。他雖然在歐戰時把這書寫好，而且在戰後馬上印出來，即使那書具有宏大而精緻的內容，但在意大利以外却不見暢銷。因此，讀者們以爲他受了刺激，所以發生一些講到他的活動的謠言。但是，雖然謠言是不息的發生，而他却絕不加以辯護和反駁。有一些謠言中，有的說他在寫自己的言行錄，更有些人常常反覆的說，美國的出版家曾循了五萬金元來存在意大利銀行作為簽字的預備。這書自總是沒有寫，但是，一般的謠傳也未必可信。丹農雪馬已經印行了六十卷言行錄，隨筆和遺囑一類的東西，但是讀者和出版家却並不以此爲滿足。他們認爲他在書中只是蒙着一層面幕來出現。他們所希冀的是他逼真地把自己引入作品中，不但事實是真實，即是名字也要是真實的。所以有的出版家希望他是他能把與安戲子杜斯

(Eleonora Duse) 底戀愛加入進去。但是這種欲望恐怕不容易實行罷。

題名爲(Endosme' ou le Banquet des Philologastres) 的書在最近即可出版。這書的原稿長六百頁，是丹真雪烏空前的長篇，據作者自己說，他自己不會用法文寫過書，雖然這次是初次，但相信頗能獲得很大的成功，而在意大利文學作家中，更要算他是第一人。書中的背景是採取的巴黎，雖然他久已不到巴黎，但所描寫的情調却完全沒有兩樣。

這位“Laudi”的詩人不僅是在生理上是「老」了，即是步調和行動上也「老」了。雖然他近來常誇張地叫他自己「青年之王子」(Prince of Youth)，却在內裏缺乏了青年的力量。所以在他的每一封信和每一篇談話中，「老了，老了」的語句常常發出來。即使自己晚間還在從事于工作，但始終獲得的却只是悲苦罷了。許多老朋友死掉了，許多新朋友冷淡而疏遠了。使他不得不感覺到自己已是日落西山了。在少年時代異常渴望的榮譽變成了他行動上的阻礙物，使他老年來行動也不自由。所以，他不敢到巴黎和米蘭(Milan)，甚至于美國也不敢去。(去年美國曾歡迎他去監製攝一部根據于他的作品影片，現在尚未動身。

或許便是這種心理。)因為他懼怕公衆的熱烈歡迎，從前真使他追尋過遠處的光明，現在沒有享受的心情了。

「[令名]和[名譽]已經不能替他帶來[領悟]和[了解]，正如他苦笑地說：『沒有一個人曾經寫出了他應該寫我的一切。我僅能正當而合理地看着遠處——現在我仍結是距離很近。』因為青年人嫉恨他的權威，而且輕視他的一切，正如青年時代的詩人海涅(Hine)在與哥德會面時所表示的一樣。

所以丹農雪烏的心中充滿「死底思想」，對於世界再沒有若何的思想。這種「死底思想」在替他自己的傑作“Contemplazioni dellamorte”底英譯本作序時或許又重新提起。戰爭和母親及親近朋友之死亡已經改變了他的觀點。他說，「基督教的信條，在他的羸生中已經不能降服他。無疑地，像這樣一位大藝術家，他知道他要生活在他的工作中，宗教的信條對於他自然是無用了。」

雖然他近來也曾親自駕駛飛機去嘗試畢加德教授最氣惱探險的成功。後來他又曾寫信給他，稱頌他的英雄事業之偉大。但是，他這種行動，純然是青年挺身為國時的奮勇精神的一種由回憶而起的激昂與奮發，他正像老弱的名將，想着昔年的雄風，不得不撫摩自厲。所以他向畢加德教

授說，意大利之稱頌他之英雄事業，正如當年的蓋瑞德在歐戰時的壯舉一樣。

莫索里尼在政治方面的學力和他位正是片甚，但，比之頹喪的丹農雪烏自然偉壯得多，今年他們正在熱烈地慶祝法西斯十年的統治，明年快是丹農雪烏的七十五歲誕辰，又不知國家對這老作家將如何的處置。

吻

何 德 明

小癩痢儘在稻草堆上發怔。

夕陽掉下西山腰了，牛在發出一聲聲叫，他全不管這些。

只有那一雙眼睛兒，黑黑地，像兩顆星，老在他眼前閃爍。

「阿巧，這小妮子，真夠味兒。」

不自禁地溜出這一句，清靜過來了，看看天要暗，趕

緊站起身，拿着鐮刀，牽着牛，回家去。

剛走近籬笆，就看見阿巧。

「小癩痢，回來嚟，這樣晚。」

說着，就笑了，小癩痢靈魂輕飄飄呀。

「阿巧姊，……」

找不出話，儘對她釘眼兒。

「快進去吧，別又給阿牛哥看見，輸打耳光嘅。」

還是一陣陣笑。

小癩痢一聽到她提起阿牛，就滿不高興，狠狠地瞪了阿巧一眼，走進去了。

晚上，阿巧在廚房開燒菜。

小癩痢在籠下很起勁地，把一束束荳殼往灶門裏撥，心裏說不出的舒服，兩隻眼，餓猴樣，就儘對阿巧臉上，身上，以至……自上至下，從右到左，溜轉，溜轉。

「壞傢伙，老看我做甚麼？我身上又沒花兒。」

阿巧舉起鐵錘，熱噴地，想打小癩痢。

「我那裏看你喇？你不看我，那曉得我看你嚟？」

狡猾地笑，小癩痢從柴堆裏拾起一顆松實，正打中爐

鐵錘。

「阿巧有……該死嘅。」

手摸着臉，臉紅。

「哈…哈…嘻…嘻…」

小癩痢笑得轉不過氣。

正笑得一串串地，阿牛跑了進來：

「又笑什麼啦？快把飯菜端出去。」

看看灶下的小癩痢，他又說：

「整天就胡鬧，看給你吃楊柳條！」

小癩痢一點不睬他，擰起臉。

他走了。

廚房間沒有了笑聲，只聽見菜油的刺刺，跟煎殼炸裂聲。

第二天清晨，小癩痢想想昨天的事還生氣。

很早就踏着露水，把牛牽到小山上，把牛拴上木蓮樹他就哭——痛快地哭。

看見山上一朵朵山梔，紅得真燦爛，像五月裏的榴花，他又想起阿巧。

跟着又想到自己：

——爸爲甚麼生我這樣人？既然要把我生下這世界，也不該這樣給我活受苦，人家都好好地儘樂兒，我可整天給受氣，連笑了笑，也礙他們的事。

——我年紀也不小，有十八歲咧，這年歲，人家早就有媳婦兒，多麼可喜啊，有的，不到一年，也就生小因啦，自己就做父親，「爸爸」這聲音多好玩兒，像阿牛那樣的雜種，也有媳婦兒啦，他還少我一歲哩，那阿巧，說從小就在他家，隔一兩個年頭，他們就結夫妻咧，我，我就是光棍了。……哦，那阿巧多可愛的，真像天上的仙女呢，……

一粒露珠，從樹葉上滑下來，溜過他的頸，他猛的打了個寒噤。

太陽從山後漸漸升起了，黃金的光，灑遍了一切，山花更紅得血樣。

他站起身，解開牛繩，讓他自在地在山上嚼草。

再坐下來，把頭枕着樹根，還是繼續在想。

「難道阿巧不會愛我嗎？」

突然這麼一個想念跳進他腦裏。

於是他把自己跟阿牛比較：

——那麼一個矮個子，還像個乳臭未乾的孩子，那一對粗眉，那一個扁平的鼻子，那厚厚嘴唇，……脾氣又那麼急躁，種田的本領是那麼樣糟糕，連插稻秧也插不齊整，翻稻那玩意兒，他更沒得講。……我自己呢？一個不喜

不短的身材，兩條手，兩條腿，就像鐵練咧，多有勁兒。臉孔自然也黑得像杉樹皮，但是，總沒像阿牛那小子那樣討人厭啊，……什麼我都比得上他，只是我是在他家看牛，他可是小主人啦，他還不是靠他爸，有幾畝臭田地，我的爸，可只給城裏王先生家當門房哪。……阿巧他樣好看的小妮子，阿牛那配得上她？這癩蝦蟆，不要臉，想吃天鵝肉；我小癩痢，是好漢，自古道只有好漢才配！……

……

是中秋夜，天上高掛一個月亮。

深夜了，小癩痢還兀自睡不着，顛來覆去，牀板上直長着玫瑰刺似地。

『假如這時候，跟阿巧碰一個嘴，那該多好玩兒啊。』

這樣想後，更睡不着了，心窩上癢癢地，便走下牀來。

靠着木格窗看月亮。

他看見每粒星都在向他睜眼，笑他，彷彿在這樣說：

『多麼沒勇氣啊，這樣的人，那有碰女人嘴的幸福？』

他的一個心，跳得厲害了，他想

「也許阿巧是真的喜歡我，愛我；她早就願意給自己硬一個嘴，真的是我自己沒有勇氣啊，這樣的夜，月兒都圓圓地了，人兒，也該圓圓哪。……」

想定了，他增添了力似地，一定想跟阿巧碰碰嘴——只要碰一個就好啦。於是偷偷地把房門打開，向廳堂裏的廂房走去。

滿天井都是銀的月光，朵朵月光都在笑。

輕輕地打廂房的門扉，沒有聲息，把手稍用力一推，門竟開了，沒有扇，房裏也是片片月光，也在笑。

就要接近阿巧的床，他的心跳得難耐了。

「真像池塘裏的荷花，是碰嘴的好機會哪。」

看看落在月光裏的阿巧的臉，他心裏這樣說。

坐下床沿，把顫抖的手往阿巧臉頰上摸去，一個嘴正碰上她的嘴，突然她醒了。

「什…麼！…做…什…麼！…你…做…什…麼…！」

驚駭的，斷續的聲音。

「阿…巧，…別做…聲哪，我…我…喜歡…你…啊…。」

他覺得事情安排還危急中了。

「快…出去呀！做…什麼的！」

「真…的，我愛你，…你啊。」

「還不出去，再…不出去，我可就喊…起來啦。」

「阿巧呀，我…小癩痢，願意…把心都挖出來給你…
看啊！」

「還不走！還不走！我…我真的要喊……出來哪。」

「就是我…我的一切，阿巧姊，……我…我…也……
……」

終於大聲喊了出來：

「有賊！有賊！……」

小癩痢心慌了，一邊想閉住她的嘴，一邊又想就溜走，正在進退兩難時，他的左頰上，已重重地給阿牛着了一下耳光了。他一點沒有反抗，一縷煙似地就跑出房去。……

第二天，小癩痢就給他的主人攆走了；爲了一個輕輕的碰嘴——一個吻。

詩人同性愛

法國詩人拉波，是一個十分美麗的少年。梵爾倫（亦為法國詩人）一見了他，更驚嘆他的天才，但更驚嘆的是他的美貌。

於是梵爾倫便為拉波的美貌迷住，竟實行其同性愛了。

梵爾倫的一切歡樂和悲哀，都投入了拉波的美麗中去。

但一八七三年他們在比利時時，在酒排間裏吃醉了酒，竟由口角而至於用武。

於是拉波硬要和他分離，把梵爾倫推開而想向另一門出去時，梵爾倫竟失去了理性，突然拿出手鎗對準了拉波開了兩鎗。

拉波被送入醫院，同時梵爾倫也被縛了，以謀殺未遂罪而宣告二年的罪刑。

他當出獄時，拉波的傷也好了。他們有時也往來書信。而仍然會到一起。但又為了一點小事而起口角，又相分離。

以後，他們就沒有再會到的機會。

曼 的 愛

宋 錦 章

她笑了。

小小的櫻桃般的嘴，笑得和「笑春風」的桃花一樣的美麗；兩顆淺淺的笑靨，增益了笑時的豔麗，臉龐帶着桃色的微紅，秀髮湧着一波波的潮浪，兩眼閃着嫵媚的光；還有細纖的腰，一搖一擺地，神着天真活潑。

這一個只度過十七個年華的姑娘的美豔和天真，使青春時期的胡君，看迷了，呆呆地站着，和鐵一般地被磁石——她，吸引住了；她也幾次的偷視他，都被我的眼捉住了。

——你老是看我。她不好意思的說了這麼一句。

回復她的，是他的笑，很溫和的笑。

胡君近來的態度，很有些變化，因為我和他同租一個房屋，住室也是比鄰，所以看出了他態度的變化，他抑鬱的，沒有笑顏，以前，我時常看見他看書寫信，但近來，他信也不寫，書也不看了，老是抑鬱着。有些時，竟坐在椅上，仰視着天花板，幾個鐘點，不發一言。

態度，突然變化，引起了她許多朋友的猜疑，但猜疑不出什麼來，只有我，是大略明白他的原因，這原因是從我的朋友曼，每次來的時候，他的抑鬱的神情，烟消雲散，而換上豐富彩烈的愉快的表情上，曼說出來的。

——你在想曼吧！這次，我這樣的打趣他。

——什……什麼！密斯梁！胡君的臉，泛上一層隱隱的紅暈。

小小的櫻桃嘴，淺淺的笑靨，波浪般的秀髮，纖細的腰，嫵媚的眼，天真活潑的神情，……總之，整個的曼，這時在他眼前掠過。

——啊！臉都紅了，給我猜着了罷！你在想曼。我真猜中了，興奮得很，跳躍着，用着手指，在我的臉上，着他。

他的臉，更紅了，紅澈了耳。

一個自命為有志的青年，真是怕羞得和處女一樣，要是我沒有未婚夫的話，說不定也會愛上他，我在這樣的癡想。不，不應該的，有了未婚夫的人，不應該起這樣的妄想。

「成人之美吧」，我心理上起了這樣一個巨浪，這巨浪激起以後，另一種妒意，橫襲進來，思潮盪漾了：「究竟怎樣進行？」

沉默的空氣，佔滿了這間屋。

我想，曼是我至好的女朋友，胡君是我至好的鄰居，我的未婚夫，是由相識而相愛，由相愛而訂婚的，雖然他嗜好嫖賭，但我如果對胡君起了妄想，也是對不起他，也對不起曼，而且胡君沒有表示過愛我；我如果把曼和胡君牽合了，對得起曼，對得起胡君，也對得起未婚夫。

「成人之美」的浪，和遇着了狂風樣的直捲起來。

胡君呢，紅着臉，低俯着頭。

門陡的嘩呀一聲，一陣初冬時季微寒的風，吹進了一個女子。

胡君微轉他的頸時，辨清了進來的，是天天想念中的曼，於是，笑了。

曼也在笑。

——曼！曼！我直躍到門邊，手攀在她的頸上。嘴送到她的頰上，一陣香味襲進了我的心脾，我才覺察她不願塗粉的臉上，今天是例外的敷着一層薄薄的粉。

——曼，我的愛人，有人要奪我的愛了。

——啐！你的愛人，是你的未婚夫。

我笑着，湊近她的耳朵，低語着：

——胡君在愛你呢，他天天想你。

曼的兩頰，立時飄上了兩朵玫瑰色的雲，玲瓏的視球，偷瞷着胡君的臉色。

胡君在笑。

曼帶些羞怯的神色，走近胡君。

——密斯楊，怎麼幾天沒有到這裏來，我天天在盼望你！胡君熱情的站了起來，蘊藏着的懷念，終於從這句話上，不自禁地吐露出來。

——唷！好一個天天盼望！我笑了，譏諷的笑。

曼的粉嫩的頰，紅似爛熟的桃子。

胡君，也因我的笑，紅着臉。

這是我的惡作劇，我想，我不應該這樣惡作劇的，我應該做紅娘。

——曼，是爲了月考忙的緣故吧！於是，我代曼答復了胡君這麼一句。

——是呀，月考忙了，不能夠來，以後當時常來拜望密斯特胡。曼說着，聲音和出谷的黃鶯，一般地響亮動聽，嘴角上露着些微的笑意，兩顆淺淺的笑靨，美妙得令人傾倒，嫵媚的眼，滴溜滴溜地轉在胡君的臉上。

這樣，胡君和曼間，內心 and 內心，相互的融合了，情從眉目間，電流般的傳遞。曼笑，胡君也笑，胡君笑，曼更笑，胡君從曼更笑的一刹那，覺察到曼是無所不美，美於目，美於眉，美於笑靨，美於紅潤的臉龐，美於勻稱的手足，美於柳枝般搖曳的細腰，美於……，於是，胡君更傾心於曼。

我自己想，胡君和曼既在這樣目送目迎，相視而笑，彼此傾慕的話語，在有機會時，定和瀑布般傾瀉不盡，但我夾在他們中間時，話語是不便吐露的。

機會，給予他倆以機會吧！

因之，我托故出了街。

在街上，度過了兩刻鐘的時間，我回來了。

胡君正站曼的背後，頭剛從曼的頰離開。

他倆見了我，通紅，通紅，通紅的臉上，泛起些許強意的笑容。

曼去了以後，十多天沒有到我們那邊來，我真是爲胡君着急，爲了胡君在熱戀她。爲了她，他的思慮，始終沒有沉着過，和熱鍋上的螞蟻般整天心焦，愁鬱，——沒有一件事在他是認爲妥貼，沒有一個人，在他是認爲善良，所以他對於一切的事，一個個的人，都不願意顧問和理睬。他對於前途，也感着渺茫。渺茫的前途，在這時，他認爲沒有追求的必要，前途上，已蒙上了一幅黑幕。

他整天耽溺在無聊頓的沉思中了。

我爲他可惜。他原是一個向上而有爲的青年，被情網的束縛，變成了這樣一個抑鬱而自甘落伍的青年，可惜！可惜！可惜！

但曼既和他親近過，看曼的舉動，似乎也在愛他，他爲什麼不來這裏呢，而且曼說過以後時常來看他，真是送離得使我辨不清白。唉！或許爲了我那天撞破了他倆的好事，感到羞怯而不來吧！如果真是這樣，那我何等罪過。

我悔了，深深的悔了，悔不該那天回來那樣的早。

但他倆的奉合，我依然脫不了責任的。

——密斯特胡，曼怎麼幾天不來了！我這樣開始和他談話。

——不知道，她或許在恨我！胡君的答復。臉更形抑鬱。

——不會恨你的，我看她在愛你呢！

胡君的臉，一陣紅，又接着一陣白。

——不要瞞吧！我知道的，那天你還在吻她呢！我羞着他，做了個鬼臉給他看。

他的臉，簡直通紅了。

——我想，你還是寫封信給她，我給你帶去。

——唔！唔！他露現了絲絲的笑容。

——並且我為你保守祕密。

他正式笑了起來。

——趕快寫！我已捉住了他的心，所以我胆敢這樣的命令他了。

我帶了胡君的信，心理担着歡欣和惶恐這兩種情緒，踏進了曼在求學的學校，機會遇的巧，正是滴零滴零，響着下課鈴的時分。

——密斯梁！十多天不見了，你好？曼見了我，很熱

情的招呼。

——好，你好嗎？爲什麼不到我那邊來？

曼一怔，頰泛上了些微的紅色。

——曼，我給胡君帶信來的。我見曼怔着，便自己先剖陳着來意。

——噢！……

摸出了一封用緋色信封的信，遞給曼。

曼搶着信，張望了下週遭，週遭很寂寥的，沒有一個同學，便輕微的一笑，兩個淺淺的美艷的笑靨，浮現在頰上。

——請站一下！我到 W.C. 去一先，曼說着，纖細的腰，柳枝搖曳般一扭，離了我，走進她們的廁所裏去。

我在寂寥的週遭中，踱着，腦筋又不平靜起來，湧現着兩個陰影：

一個是忠誠而有志的胡君，一個是天真活潑的曼。

——天配佳偶！我不知不覺吐出了這麼一句。

從我的身後，伸出一隻纖白的手來，把我一拉，轉換了我站的方向，目前，正是天真活潑的曼，跳着，笑着，

——信上寫些什麼！我問她。

她仍是跳着，笑着，而且笑出了聲，和出谷的鶯聲，

曼 的 愛 詩

一般的動聽。

——信上，他寫着愛你吧！我故意這樣調笑她。

——嘩！……臉一板，但立刻又換上了笑臉，變得
爽劇烈，似乎在跳繩。

滴零！滴零！上課鐘響了。

——啊，上課了，她很自然的吐露。

——我走啦！我說。

——走嗎？我不留你了，我明天早上來看你！曼說着，
纖細的腰，又是一扭，已走了兩步，手在揮。

——明天早上，你是來看胡君的！我又調笑她。

她裝做沒有聽見，手依然揮着。

一個新時代女子的後影：飄展，矯健，……

我獨自個兒踏上歸程，心靈上，不知怎的，感到了無
限的空虛和寞落。

早上，曼果然踐約而來，但沒有說什麼，真是笑着，
跳着。她向胡君射了幾溫眼箭，這眼箭射開了胡君的心扉，
他傻也不住的笑。

他走近了她，她的眼箭，也向我射了一下，又向他笑，
這笑，笑得更嫵媚。

我看不慣，想走。

她乘我不備，其實，我已看見了，看見她一隻手，插進她的大衣袋裏，又迅疾的從袋裏抽了出來。

接着，他的手也插進了那個袋裏，摸索了一回，他向她笑。

她也向他笑。

他倆做事，在瞞着我，我有些生氣，我深悔昨天給他們做了義務的傳達，我一聲不響地，回進了自己的房間。

——密斯梁！我上學校去了！曼在門外這樣喚我。

——你去你的，你告訴密斯特胡夠了！我在房裏應着。立時，我又感到這句話，似乎含有充量的醋意，我不該在她面前說這樣的話，來惹起她的疑竇。我悔了，便很疾速的開了門，走了出來。

——真的走嗎！以後請你常來！我強違的裝着笑，送別上學去的曼。

——有暇，就來。

我看見曼的笑，在十分強意，笑語，也不很美艷了。

回頭沒有看見胡君的影，帶着不愉快的情緒，步入胡君的房間。

他見了我，笑着，似乎在嘲笑我適才那句話的含有充

分醋意樣。我忿極了。

——有笑沒笑終是笑，笑什麼！……你去向你的母親笑，向你的愛人笑。我的臉上，自然是忿怒的表情。

——那你就算我的母親。他有些嘻皮笑臉。

——嗤！我止不住的嗤的一聲笑了。

——或者你就算我的愛人。他接着說。

我啐了一口，我才感到了他的無邪的心，他的適才的笑，決不是諷譏我的。

——密斯梁，來看！他摸出一張相片和一封信來。

小小的櫻桃嘴，淺淺的笑靨，波浪般的秀髮，纖細的腰，嫵媚的眼，……在我的面前呈現，啊，原來是曼的相片。但相片上，已有着濕跡，大概他已吻過了。

——多麼美麗！我隨便讚揚了一聲。

他的兩頰，立時，泛上了得意的笑。

再看信，信上的字跡，異常秀麗，是曼用心寫成的：

胡君愛友：

從密斯梁口中，早已探得了你是一個有志的青年，敬佩你的心，早已下種在我的心上；見了你以後，和季候到了春天一般，這敬佩你的心，更滋長發榮，而轉為愛慕了。我時常的到你那邊

來，也是維繫在這一顆愛慕你的心。

你也在愛我，從你的態度中，我早已看出，但女子多少帶些羞怯，所以至今沒有明白的向你說一句：「我愛你」。

那個星期天，正逢密斯梁出外購物，你我得了一個親近的機會，你吻我，我不是拒絕你嗎？但這拒絕並不是出於我的本心，我的心很願意接受你的吻，但不知怎的，給於拒絕便了，及今思之，猶自認為恨事！

昨天你托密斯梁帶來了你的一封信，在你的信裏，我找出了兩點： 1. 你愛我 2. 你盼望我常到你那邊來。

你愛我，我是誠意的接受，在這裏，我很坦白的，也向你表示：「我愛你」。但我是不能常到你那邊來的，因為我已有了未婚夫，而且，我的學業，還沒有完畢，你的事業，還沒有成就，如果我常到你那邊來時，一定熱烈地相愛着，那相愛的結果，必然使我無心學業，學業要荒廢；使你無意於事業，事業會失敗，同時，我和未婚夫，還沒有解除婚約的時候，和你接近，很能引

起社會的吐罵！雖然愛情是不顧一切的。

這不能時常到你那邊來的苦衷，請你洞察而加以原宥。

我在這裏，很不客氣的提出一個要求，便是要求你努力於你的事業，同時，我努力於我的學業，如果你的事業，因努力而成功，我將永遠的愛你，萬一努力你的事業而失敗時，我也永遠的愛你；但你，如果不從你的事業着想，爲了愛，犧牲你的事業，或不努力於你的事業，我將鄙視你，而且永遠的不愛你。

愛友，你接了我的要求吧！如果真的接收了的話，我將脫離我的未婚夫，終身的侍候你。愛友，你接受了我的要求吧！

附上照片一幀。這照片的送給你，並不是使你整天的懷念我，是要你看了我的照片，不忘我的要求，而努力於你的事業。

愛友，強健的身體，是事業成功的要素，所以我也希望你，珍重你的身體。

你天天想念中的曼

——這樣的戀愛，真有意義，真有價值！我看完了信。

歡欣的直嚷起來。

胡君笑。

——有笑沒笑終是笑，笑什麼！我又呼斥他，實際上，他的年齡比我大些，似乎不該那樣任氣，但因為他那樣柔和，我便放大了胆子。

——我笑，我將有光明的前途。

這「光明的前途」五個字，激盪了我的腦海，胡君似乎在故意侮辱我，爲了我的未婚夫，是一個歡喜嫖，嗜好賭的人，前途是十分的黯淡。

我羞怯怯的低俯了頭，溺於沉思中了。

——高斯梁，想想短婚，親愛的男女，或是未婚夫婦，應該相互勉勵着上進，否則不是真正的愛，因此，我希望你對於未婚夫，也有一種這樣的勸告。

——自然。我回復他。

——而且，願天下的女子，都要那樣的注意於愛人的前途。我很激昂的說了。我的腦筋裏，突然幻現着許多女子在響應我的話，女子愈聚愈多，簡直辨不清了，模糊了，模糊得什麼都看不見，末了，又發現了胡君的笑容。

我審視自己，我是呆呆的站着，我真好笑，便回了胡君一個笑。

爬	過	青	春	線	的	她
---	---	---	---	---	---	---

盛 煥 明

在零亂的舊紙籃裏，翻到了一包信。於是她陶醉在茜紅色的往事中了。

爲了今天的三十歲生日，昨晚她傷心地啜泣了一夜。她想「從明天起我就是三十歲的人了，天哪！怎麼我已經三十歲啦！她忙了大半天，腫着眼皮；強笑地酬應親友。心裏實在慄怛得很。當賓客們敬她生日酒的時候，她幾乎要飲住強笑，哭。

送完客，她走上樓。女人的雙頰給酒染成暉紅，對着鏡子驕矜地笑了。

她撫摸着髮髮，對自己說：『我還是和年輕的時候一樣，我應該當心着自己喜怒情感的過了流露，那末額上的皺紋自然也不會增多了。』

當她在舊網籃裏翻尋自己從前的照片時候，偶然找到了一大包東西。外面寫着一個歪斜的，穉氣的「信」字。女人微笑地低語起來：『我從前的字怎麼寫得這樣糟！』

她撕開那包信，看看。惑亂了的；疲乏的身心，使她在不自覺中坐地板上了。嘴角上掛了鄙視的；驕矜的笑，像一縷輕烟的變幻。

『我生早了，』女人嘆息一聲；沉思地說，否則我現在的生活當如何的美妙哪。……蠢貨！你自以為這封信是寫得纏綿悱惻了吧？——真替你難為情！』

是一封問她求愛的信。說：因為她，現在是困於床褥……

像一個受催眠人樣的，她突然笑得雙肩抖動起來。女人的身子無力地傾斜了，幾乎倚扁了網籃……她拋開信，咬住嘴唇，勉強地壓停了笑。

寫這信的，現在已做教育廳長了。是個嚴肅而多禮數

的中年人。女人想到他那胖矮身材時，禁不住又失笑了。她冷冷地想：「這種人在年輕時候！也會追求我，自命多愁多病，……噓……」

這一包都是歌頌她青春的情書。屈膝的求憐愛的筆調，使她沉醉在緋色的目憶中。給感亂了的靈魂，錯把自己看做青春天國裏的人。她包了信。輕鬆的；打算從地板上站起來。昏眩……血液在腦蓋裏狂暴的湧溢起來。她幾乎要倒下去。無數黑的白的圈子，大大小小的在眼前幻變着。心，髻髻就在嗚鳴的耳邊跳動，似乎就要給多量的血壓炸了一樣。女人蹣跚的走近床倒在場上。

『我的身子怎麼樣的軟弱呢！』女人憂惶地自語着。思緒猶如飛躍在岩上的海水，化做點點的失望。她想起從前那些寫信給她的人，覺得個個都比自己的丈夫好。而同時又感到都不如丈夫。她曾聽人說林雲山，（年青時曾為她顛倒過的人。）上個月把他那醜陋的妻；買了個鑽石戒。他是個溫柔的，好脾氣的人。鎮天不大出門……女人開始憎惡自己的丈夫了。亂了頭髮，淚水在眼中轉動着，雙肩抽動起來。

她制住這足以摧殘自己美麗的嘔泣，下了牀。鏡子裏現出一個面色蒼白的婦人臉：亂髮，淚痕，萎頓，憔悴。

女人把雙手蒙住了眼，她躲開那面鏡子。在書桌前坐下來寫信。

「我應該稱呼你什麼呢？」女人寫着「還是不稱呼吧，叫你×哥嗎？我知道，像我這樣一個沒有青春影子的人，已是不配用這樣閃爍的稱呼了。最合稱的還是叫你一聲爸，或是丈夫。

寫完這點，她躊躇起來。雖有好多憤懣的痛心的話，在腦子裏同一團霧也似的轉，但不知該先發洩那句好。她想起了今天自己的生日，於是寫道：「我昨天哭了一夜，你這薄情的禽獸！你記得今天是我三十歲的生日麼？你為什麼不趕回來？我知道你的腦子裏，早就沒有我這樣的一個人了！做人做坦白點吧，假使不滿意；我們離婚好了。

「我看穿了！」女人用指尖拿去了滯在鋼筆尖上的細毛，寫下去。「愛情是什麼？愛情也不過是一朵虛偽的，生命短促的花罷了！我開始悔恨，在青春是屬於我的時候。不以青春的細胞戲弄人生，為什麼當初要把它看得如此的珍重！愛情是什麼？——結婚——生孩子——厭棄……我統都嘗遍了。

她閉上眼，淚水給擠了出來。流着——冷冷的淌到頰下。女人的舌尖吮嘗到淡鹹的淚味。她咬咬嘴唇，繼續

寫。

……結婚二三年後，你會說聲「愛我」嗎？並且我可以武斷的說一聲，沒有一對婚後的戀人；會說這句話。只是發生肉體關係，生育兒女，為「生」而掙扎，這就是人生！也就是愛情達到最高峯後，當初我憧憬的那個世界。

……我嫁了你；在現在說起來，也不過找一個對象，埋葬掉我自己的青春而已。我明白，每個人都有如此難逃的一個結局，你費盡心思；留意你面前屈膝求憐的人，觀察他是否可以寄託你的一生，這結果無非是使你將來的物質上；能幸福點罷了。那一對夫婦，能在他們婚後的十年八載中；保持他們固有的熱愛溫度。他將要冷淡下去，和那逐漸褪色的青春；成了個慘痛的正比！

在第二張的信紙上她寫道：我知道你早就不愛我了！」女人覺得自己的手，已經冷得和冰也似的。「我在他鄉為「生」掙扎，並不是為了愛，是一種愛的變態東西。法律人情限定了你們，不能不為家庭多一部分的負擔。寫到這裏女人突然想起了前幾天的一件氣人事情，她去看電影一個不要臉的男子；請她去開房間，並且問她什麼價錢……

……「你們男人反正是講什麼貞操的。這是你們

男子慣技；背着妻子在外面尋花問柳。你一定會很聰明的想到，逛窯子也能滿足你的獸慾！你悔了是不是？你悔了不該娶我，娶我這贅累你生活自由的醜女人了吧？」

她對剛寫成的這些話，懊悔起來。女人恐怕因為這些話；真的煽動了丈夫卑鄙的念頭，於是改換了口氣。

「不過你該覺悟，這不但是要摧殘你的身體；並且會在她們的身上染到了毒！」我為什麼要寫這種乞憐的筆調呢？女人氣懣地想。「你去嫖吧」她寫「我倒想看看你那行路維艱，開天窗的尷尬樣子！我不相信你在外面是能忠實於我。老實說，我也不大希望你忠實。」

女人咬咬手指又添上一句：「我們女人是太可憐了，我們不過一個靠得住的慾器罷了！」

她傷心起來，撲在檯子啜泣着。女人記起了她表姊那天對她訴的苦：

「……………他恐怕有了那種病，高興起來就一聲過來！……………分把鐘。我每次拒絕他——你知道他說些什麼？他就反着臉罵：你們女人幹什麼用的，還不是給我們男人家開心開心的！——我近來子宮時常隱隱作痛，我要去驗血，我恐怕已經受他的累了。」

女人擡起頭，她給這些話駭得怔住了：「那我該怎麼

好呢？』她想起了昨晚那個可怕的夢，腦子裏跑出了丈夫衰弱的身影，向她乞憐，求恕，原諒他？那也無濟於事的。她瞧着大鏡子裏的自己的影，憔悴——不過憔悴得可愛，她微笑了。

轉過頭，她瞅着鋼筆尖，又憂惶起來。她寫道「你知道；我是爲你而犧牲的人，你在外面不忠實於我，對得住我嗎？我爲你埋葬掉自己的青春！爲你變成個慘澹的婦人！爲了以往的愛情；請你回來一次吧！」她搖搖頭很快的寫下去：「我相信你沒有臉來見我！昨晚我夢見你蹣跚的走着路，臉色蒼白，無疑是張縱慾的臉，假使你不回來，這就是點認你在外是不忠實於我。——我知道你一定是負了我！」

她倚着手，閉上眼睛沉思起來：「我應該再寫點什麼呢？——他在外面一定不會怎樣忠心於我的，他一定負了我一定的！你替我想想看呀，一年多沒有會面過的人了！他怎麼能對我如此的忠實哪？你信不信，一個色情狂的人一定會忘掉嫖妓的危險！沒有一個中年人能夠獨宿一年多，譬如我……唔！怎麼辦呢！十分九他已經染上了毒，天哪！我要爲他連累一生了。」一種沉重的壓力，憂傷地加在她的心上，好像有一個醋杯裏出來的螞蟻，在心膜上；

慢慢地，隱約地爬。

「你負了我，」女人傷心地寫「不過我原諒你。」眼淚掉在信紙上。但她管不了這一些，很快的寫下去。快回來吧！我陪你到醫院裏去驗血，假使真的染上了毒，我和你到上海去醫治。事到如今，你怕又有什麼用呢？……

把信用快遞寄了出去。晚上她睡不着，愈想愈怕，她披上衣服，起來翻電報。第二天早晨趕到電報局去。電報上說：病重。

女人惴惴的，燥急的，過着日子。一天，二天，三天，她盼望日出，和日落。晚上做着可怕的惡夢，她沒有睡覺，夢裏仍是在繼續睡前的思索。她夢到自己從夢的思索中醒來。她夢見一個陌生的醫生，（不知怎的，她不知道他是個爲醫生。）對她揮揮手說：太太！沒有用了，他開了天窗，隨你打什麼六〇六九一四都不濟事了！回去料理後事吧！」女人跪下來，一口黑棺材在身邊抬過去，——抬過去！許多人送殯。人家都說：

「真威風，這許多人送殯！」

「可憐你們先生一失足成千古恨，×太太，不要傷心！明天上午他就會到家了，有回電來過……」一天，二天

三天太陽在天上慢慢的移，夜是這樣的長，醒了三四次，都還看不見曙光。女人和害肝氣病似的，不時的打着孩子在女傭人身上發洩胸中的燥怒。她再也不照鏡子，晚上摧殘着自己，她覺得美貌是沒有用的了。假使現在誰能使她丈夫帶着潔白的身子立刻到家，就叫她犧牲掉一部分的美貌，也不在乎。

第四天午後，又去了一個電報。

次日中午，有人在外面敲門。——女人在樓上窺見丈夫回來了。（她怕女傭人笑她，因為她對每次叫門的期望，太大了）丈夫胖胖的臉，使她快樂得手脚無措起來。她和衣的躺在牀上，裝生病。

.....

『裝什病呢！』丈夫拖開她的被智慧地笑：『現在你放心吧——你的氣色不大好……我本想就趕回來的，因為事情沒有交代清楚；耽擱了三天。快信在動身的前一天接到的，××你真太神經過敏了。阿增呢？』

女人的臉上泛出了青春的紅暉，眸光在沉默的閃爍的空氣中交流着。

四幾久別的嘴唇緊湊着。在吻時，一個非常小的黑影落在子女人的心上，她有點不滿意丈夫，她覺得丈夫不該

耽擱三天才動身。不過她也相信丈夫是愛她的，她感到自己太不體恤丈夫了。幹嗎要勞重他回來？她發見自己對丈夫愛的不忠誠。——她愧疚，不，她感激……

拜倫的苦痛

力

拜倫天生有美的眼，黃金色的髮，純白的皮膚，而其最出色的，還有高朗的聲音，所以當他在大學讀書時，有『美音紳士』之名，因這種的方便，其放浪……或者痛快的說，追逐女人的機會是更多了。

但他也有致命的苦痛在：他生來是個跛子！

小時候他走在路上，常聽到人說：『呀！好好的孩子！但是，可憐是個跛子』！他便面紅耳赤，流着淚而逃跑。

他同母親時常對罵，母親嘗說：『呆子！不知自己是跛子嗎？』他便不能忍耐：『那末母親，你為什麼生出一個跛子呢？』

而且他竟因為跛子，是幾次想用小刀自殺的。

日本詩之研究

蔣東岑譯

心頭中輝耀着五彩霓虹底一顆金燦的露珠，足以象徵日本詩的特質。我們對她如果發生興趣時候，必定要把那美麗的虹霓從晶潔的露珠裏採出讓她播散，播散——橫過那無涯際底穹蒼！日本詩很精短，如Tanka成於三十一音節；又Kokku僅十七音節。可是，小小的花氈中却織有詩人自家之夢。結果，日本詩人對於暗示的藝技是非常注意

的。他們的創作，必不像那已吐萼呈艷暫時悅人奪目的花枝，而他們好似不惹人羨慕而富有精液的子實，設若讀者細細的咀嚼，讀者就成了善於園地底花匠，使這一顆堅實的珠粒發長着鮮麗的花朵，所以，讀日本詩的人不當僅僅看清那詩詞旨的表現，牠更深的潛隱的意識，是應該在行節詞藻之外神會揣摩，創造整個的畫影，否則名花舞蹈的幽谷，讀者只能步其引人入勝之初跡而已。

這是一個愈其令人魂迷的特徵——日本的詩都是傾向玄妙奧殊，至少，他們不是用直接方法表現出來，而他們所供獻的是一種費人尋思的任運，當我們倦疲的當兒，總希望夢神爲我們臨來；但到時間充分活動時候，我們又冀進入我們自家夢境。詩理也彷彿這樣。如其沒有深刻意義或者盡於字裏行間，不過是一個已解釋的啞謎，不能引人入於追求和創造之三昧——使詩意卓妙怡情的追求和創造

一切詩句都是不切實質的射隱；正似一個漁夫將網試撈月亮一樣空摸。萬千字彙儘管任我選擇，切不能重創這照射蜘蛛的神陽，或映漾破碎露珠的仙月。我們能做的，僅僅是唯一的授意——樹起枝幹來，借着牠，美麗的花朵滋生着；所以，詩，宛似一隻無名的小鳥隱隱地曲養於衆

花叢中，正是這不知所處的歌音，才給我們以較大的美滿，費了自家心血培養成的花枝，比買來的實在可貴多了；詩亦其然，最大的引力，對於讀詩的人，事實上，是，如果那詩能使人啓示着無形的感美從有形的實質裏面。

日本的詩，的確，不是事實的記載而是情感的表現。唯其是情感的，日本詩人多半都是陶醉於事物覺感中，當他執筆的時候，對於題材他必定有了整個的觀察而且靈感着，於是取材於任何一部事象，織起詩人要織的情緒。那就是說——詩的取材，並不是詩人僅有的觀察，而是觀察加上靈感而靈感的奔瀉。設如詩人以狂風暴雨的景象作他詩的題材；當時，他看見電光怒視着天際飛雲，狂風橫掠着高聳的松幹；咆哮的洪濤和爲伍的雲帆。但是，這些，他所取材的，也許不是那啓示人思維底閃電，給人鼓舞底飛颺，和發人慨感底狂濤；乃是不涉人心魂底隨急風而旋轉的葉片。所以爲着日本詩之鑑賞的人，不應當從牠對於自然表現得如何真實着眼，必須在牠對自然如何靈感的流露中去咀嚼玩味的。

在各種式樣情緒底描述當中，日本的詩，對於季候的覺感格外是合人趣味橫生。在日本的國度，關於一年的四季是很限定而注視的。誰也不能誤錯把春天當作秋候，把

秋季當作冬時。因為，每一季候，都感悟我們並與以特殊生氣。春天有瀰漫的月色和酣夢底花葩形成的春意；夏天有催促農工的雲雀和給涼氣底綠蔭構成的夏態；秋天有清碧的潺湲和蕭殺楓葉織着秋聲，冬天有碧澄的長空和銀白的平原綴着冬景。這些各殊底色相都給人以個別明顯底覺感，日本詩人很細膩底把牠們織成了他們的詩。

對於四季覺感這樣真誠描寫底詩藝，可以說是日本 Kokku 詩派的崇拜者，自然，Kokku 派詩的題材，很少的是無所謂季候的，牠們泰半都屬於四季中之某季，在 Kokku 詩藝的專集中牠們都是依着春夏秋冬而類分着。對於 Kokku 文藝初習的人必須注意這些分類——於是好放他們在題材在一個相當底季候。正是因其為自然之摯愛者，日本人視季候不得視作瑣事，因為牠實在是自然抒發的規範。

日本的詩人，多少是一個普神信仰者，他們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在一切事象之後，相信還有牠們意志的存在着。因為那一般的存在，所以，在他們，金光閃爍下沾着露珠舞蹈着的花朵，不僅僅就是一朵花朵，却似春之靈魂在那裏表現牠生命自由之活躍；在一個愛人的瑩墓淒唱着的小鳥不僅僅是一小鳥，却好像愛人的精靈出來安慰這被剝奪

者，這也許有人說，這不過是一個真童們的迷信，但是，就是這點天真的信悟才能流露着他們描寫的是近於事象和那事象的生命。任何枝頭，若是我們僅僅把牠看作枝頭，那也不過枝頭罷了；但如認為牠，有一種因人神威而動易的存在，那他就成了活躍而美麗的徵象，自然，這與普神論者是立在相反的地位，但又有點關聯似的，在藝術的王國裏，物象調和，是值得推重的；這種條件的默察，覺得世界雖然是一個混合的大體一切的事象和偶然，都是互相維繫，關連，其工用有勝於缺乏時候的救贖。

還有一個必要的條件，關於日本詩之了解神會，必得知道日本人的特殊背景；唯其如此，結果，他們對於事物觀念與我們又有差異了。譬如，他們對於一個砂糖販賣者的概念，在我們眼前的幻現，或者腦中浮起的印象——是一個肥胖的個體，面部點綴着一直喙鼻和烏黑的唇鬚。頭上很純白的帽子，正映着那無瑕的長衫的凸出的頸上吊着盛糖的託盤，沿街喊出那待賣貨物底聲音。但是，日本人對那名辭 *candy man*——的意識，真是我們不曾憶測到的——是一個很溫情的老者，躑躅於寂靜街頭，喘哮着他微弱的皺胃，提起碎碎的嗓子誇張着，並且做些精細玲瓏糖質玩具，為他的惠顧的客人。

諸如此類的，將就是一個牧童名字的概念，都不像我們所意影着的。一個村童，在他的意識裏，是月上東山時分，田野茸茸，平原翠翠，一匹馴良壯牛，在煙霧朦朧中踟躕，送着一個吹蘆笛的牧童回向家去的。再就是一個鐘的印象他們都是有所殊別的。日本的鐘，是青銅質的。用的時候，就將木質大槌，向牠擊鳴。平時的鐘鳴，是一種清晰而金屬的聲音，這聲音在他們的印象中却變為深沉而柔醇。其柔沉有似關浪嘶鳴於幽谷之深處，使快慰心情調為無限底傷懷，恬靜的心扉開換着難言的幽寂。我們必定要對於這種個別有深切的認識，並且試把日本的眼光來觀察事象，否則，清潔的泉水就會誤洒在已枯萎的花莖。

關於日本詩的鑑賞，已如上所述，我們再來談談詩的本身，我們已經認識過日本鐘的形聲色相，現在把關於廟鐘一首作我們的先例吧！

譯自 "In the sound of temple bell"

譯自 "I hear the loneliness of a thousand years"

古寺院底鐘聲裏，

我聽見千年來的幽寂。

一個古老的幽鐘掛在久為風雨曝露的鐘塔裏，頂上纏結着長的黃草數千長春藤的枝蔓在地的石柱中隱約着，古

綠的苔蘚蓋滿了敗殘的石級。從這古老塔簷震盪着古銅的大鐘，這鐘上面環繞着龍形，那蒼青色調暗示着古久的晨年。

一個老邁的僧侶走向塔來，他憔悴瘦長的身軀，穿着黑色的威服，他瘦弱的指頭，拿着一本棕色玫瑰經書，當他，漫步上那多苔的階沿，他好似快將聚集夜影的幽靈。

側在這巨大的鐘邊，僧侶祈禱着。手中捲着經書，喃喃底誦着聖典。後來，他將那掛在鐘傍的木棒後搖直擊着。

從這個大鐘擊出來的是沉重而柔遠幽音，牠飛舞在寺的附近和城的一側時，一種不可思議的寥寞，使人悟到人的精靈必須脫離世間的羈絆，消失於無邊偉大的樂園。一般已逝衆生的幽靈，日前曾被牠感懷現在却任牠喚起了又那些衆生——無量數的衆生，他們都曾貯立在這很長的街頭靜聽着，祈禱着，而後告別着。

這詩所給與我們的是一副傷感的印象，再看其他的一則：

How cool! moonbeams drop from bamboo-leaves.

清涼呵！這竹葉隙裏滴滴的月色。

一個酷暑的深夜，埋在炎熱和污濁的塵空裏的人們，開坐在露臺上急揮着他們的手扇，祈候着清風的一吸，刺

那間，烏雲滿佈長空，細細的紛霏輕輕地打向很高秀底竹樹林間，約莫片刻，雲散雨收，月姊盡裝託出，愈顯皎潔芬芳。片片柔風撫着晶瑩的雨珠，從沙沙作響的竹葉，滑向洗後的新草作陣陣合拍而淅瀝底音聲，牠們沐着月光點點的滴下來，宛似太空中灑着珠珠底月色。

這或許是一個新奇的方法去論到詩，但是，我們常常是這樣做去，而且必須這樣做去，爲着樂賞那真實的妙詩。設如我們讀到夏日中的一朵殘玫the last Rose of Summer'，即時我們腦中直接的就是玫瑰這花的影象；但是，如其就只看到那孑然冷寞的玫瑰沉思在闌珊的夏餘灰色光中，我們對那詩的欣賞就不完全了。我們必得回憶別的玫瑰怒犯的時候；是的，我們還得追憶這些花朵含葩時分，千百玫瑰，一個個隆起蓓蕾，促忽地吐着花萼與火陽爭研，向和風蹈舞，而且在月色裏面，醉夢着。但，不過倏然，牠們終要走到生命盡頭，凋殘的花朵一片片隨風隨着幻着疾風掃去了牠們過去的欣聚有了這樣印象的一片，僅僅是這樣的印象，我們才對那時表現的美感，有整個的感悟。

所以，日本的詩，誠然，是一曲野鳥的自然歌聲，很簡單，很精短，差不多是沒什麼技藝的；不過，在牠們的

後面却善留着不可思議的世界，在那裏，我們一切的夢境都成了真實的餘韻。那是實在的，我們從詩裏構出來的夢幻，在某定時間，與日本人是有所互異的，一個影映的深溪，月色滴過楓葉隨風舞的隙裏，破碎底投入滿長着蘇苔的溪流；他們這樣境歷時，我們也許是正看着沿着露珠底蘋樹枝頭，上面正開的花葩很燦爛底沐着晨曦。但是，設若我們也能盡其趣，日本人的生活和觀念都加以深深的研究，多多以我們的眼光，嘗試地去觀察事象，去鍾情自然，感悟自然，那對於日本作者的特創，雖然是那樣深刻，蘊情，措素，我們都能得深切的了解和無限的神韻。

學習世界語的兩種方法

世界語是國際的，是最易學的文字，是現代人所必備的智識。學習世界語有兩種方法：自修與函授，最經濟最便利的方法是自修，比較有把握的方法是函授。

自修請用鍾憲民編的**世界語捷徑**，

因為用此書自修，無異上堂聽講，心能成功，每冊實價一元一角。代售處：上海南京書店，南京南京書店，花牌樓書店。函購處：南京城南郵箱第二號中國世界語出版社。

世界語函授社徵求學員

每人納費三元五角，以後至畢業止不必再行繳費。至少四個月畢月，至多一年。函索章程，請附郵票一分。通信處：南京城南郵箱第二號世界語函授社。

戀 的 Sketch

鄭 影 子

——一個初秋的早晨，認識了萍，那時我心裏結着輕淡的傷感，在教室內同萍慕談了起來，因為另外有一層同鄉的關係，所以談話比較容易的聽懂。

——是的，故鄉有可愛的一種魚，是出名的，並且價錢還便宜，吃的滋味又好！

——密司脫鄭是文學院的麼？在M先生的西洋史上我們好像常見的，M先生時常說 Salatile 的一語，我弄到現

在還未明白，諒你一定知道他的意義吧！

她時常會說，說就是一長套 她不歡喜談一些人家有閒的事情，她歡喜談關係學術上的事。

有一次：

——昨天放在信箱內的東西收到了吧？

——收到了。

——對麼？

——對的，多謝你！還加上一本 Studio，那是使我高興沒有的了。

她高興的笑了，那種笑，使我會有深刻的回味，明白了她對我笑的用意之外，其餘，我還懂了萍笑之外的一切。

還有一次：

一個清早茶房推進我房門。

——先生！有人送花來。

茶房出去了，換了個孩子進來，那孩子的臉很像萍，是萍的弟弟吧？送花的主人原來就是萍。

——對不起得很的，小朋友！勞你帶花來，坐坐吧！吃杯牛奶再走！

——不，姐姐叫我帶花給鄭先生，她說你歡喜百合花

，一早她親自到花房裏去採了幾束，我早上去城北小學上課，經過這裏時帶便叫我送了來。

那孩子走了，背影很像萍，就算他是萍吧，總有一天的，她亦會到我這裏來坐上一回。

二

暮秋的中午，人是懶洋洋地，像暮春的時候，身體慵懶得不成樣子。

折開了淡綠的信，精神就提高百倍，纖麗的字寫着：

「來了！」

呵！多少使人會連想起希臘的熱戀的小女那般的神情，不就是浮動在信紙上萍的那副相貌麼。

很快的摸出袋裏的錶，一看，短針在1字上。

那末還有足足二個鐘頭好等啦。

無聊的翻翻看厭了的書，是無味，因為我不歡喜抽煙的，在這二個鐘點中是很難等吧！眼看見小桌上放着的一個空瓶，我忽然想起了不是萍說還有花贈我麼，那末，空瓶一樣等着他的愛人，同我等待着萍一樣的焦急。

窗外，蔚藍的天，朱紅的楓，會使萍提起更高興的出門的興趣。門不是在響麼？！不是，是抹過一陣輕微的風。幻想太多了，亦會把壁上掛着母親的像，眼睛看了會動起

來。

來！來！快些來吧！我甘心現在做個耶穌的弟子，只要一種禱告現在會有靈驗的話，我亦願意唱一曲關於耶穌的讚美謠。

三

門，比前次所響的不同了，開了，只有一半，一個熟悉的臉，瘦小的身體，有嫵媚的一對眼睛，嘴，微動着，紅紅的，不塗一些粉，穿着一件淡黃的大衣。

她不響，一對懂事的眼睛望着我。嘴邊浮上一個短的笑，妖媚的走近來。

進來的是萍。

爲什麼那個茶房不在事前先來通報呢，使我扭着襯衫的鈕扣，匆忙的顯露着侷促的不安。

萍不客氣的坐下了，還是不說話，使我的臉倒有些暖了。

萍把手裏一包紫色的繡紙所包的東西放在台上，立起身來，脫掉了大衣，向我牀上一丟，亦顯着不太自然的態度。

我想：料想的一幕喜劇將成悲劇了，但是演着一幕喜劇亦是乏味的一回事。

萍，怎麼不說話！

——你是主，我是客呵，你不說，叫我怎說……

她好像進門來就有些怒氣。

——不是來了麼，那末你說呵，

一個蒙着薄霧似的微笑的臉。

.....

——前次你病過吧，臉，這般瘦削的。

——不，沒有病過，只被一些麻煩的事情羈纏着。

——什麼麻煩的事情呢？

她俏皮的問。

——不是麼……我想，不知趣的天使呵！我不願意告訴你。

——算吧，不願意告訴我，我亦曉得的。

她旋過身去，把牀壁上的那張相撕下了，有意般偷偷的藏在她的口袋中。

——瞧了我吧，好麼？顫動着的眼睛。

——不好，好！我得意的笑。

在牀架上發現了那條藍色的領帶，汽車燈樣的眼睛掃射着我，當然，她亦萬分的滿意着，那條領帶是她親手送我的。

——萍，吃點東西麼？

茶房聽見房裏有客，匆忙的進來了，告訴我剛纔他是送衣服去的，我就吩咐他煮下了二杯咖啡。

茶房送來了咖啡之後，走了出去。

萍就拿起杯子飲。

——太厭甜了吧？

——不，甜纔有味。她笑，我亦笑了。

忽然，她側着臉在想着什麼，咖啡的杯子在手中，不住的動，萍一定在出神了。

——影，這是你的母親麼？

忽然她有意地，指着壁上的母親的像，問我。

——是的，被你猜中了！

——呵！多麼的慈愛呀，帶着眼鏡真是像一個女校長先生哩，影，你的母親亦識字的嗎？

于是萍，很虔誠的同我談關於我們的母親了。

母親生時最歡喜聽爹爹講三國志，現在她已死了，然而我還是同母親一樣，也歡喜聽人家講這一類有味的故事的。

——我的母親是識字的，我自從四歲父親死後，都是由她撫育到現在，我的母親恐怕比你的母親還有用得多哩

。我荒唐的說。

萍，忽然傷感起來，一定我的話使她太傷心了。

——萍，你沒有母親，有父親，不是一樣麼！只有比我好，你的父親能夠養活你，我呢，我將來是要養活母親的。

演着戀愛的戲劇，終于拉上一幕傷心的幕簾了。

萍望着不好意思的流着淚，她不回答。

——走啦！又生氣的說。

——你不是說上帝給我們這一個談話是很難得的麼？

我聽到她說走，心上一酸，當然，不知那一次還能有這樣暢快地談一回呢？

我偷偷地把母親的照片拿了下來，不給她知道，不要再使她不高興了呵！

萍摸出鏡子照照臉，在鏡子中我們的視線碰了一下，我笑，她亦輕輕的一笑。

——影，我真的要走了，時光已經五點多了。

萍把紫色的小包放在我的手裏，她的右手放在嘴上，我明白了這個意思，我把嘴唇亦送近了她，低下頭去，一個深長的 Kiss 。

忽然她發現了台上放着的那張母親的相，她責備我不

應該不敬重自己的母親呵！她雙手把她很虔誠的掛上了，忽然，一想，又拿了下來，向我要了去。

臨走的時候對我說：包內的是件好東西。

門又響了，熟悉的一個身段，瘦小的，有一對嫵媚的眼睛，嘴紅紅的，穿着一件淡黃的大衣，一陣風，送走了一個黃衣的天使。

四

我急忙拆開紙包一看：

瘦小的，一個熟悉的身段，嫵媚的眼睛，出神了會動的，嘴，露着短的笑，扎在一束百合花上面的一張萍的相。

在書桌上想翻出一個空的照架來，把照片嵌進去，無形中，又看着了那封短的信：

「來了，我悄悄的一個人，不給那班時常同我開頑笑的同學知道，也瞞着我的父親……」呵，她是有父親的，不會吧！以後拿着法律的本子來加到我的身上，或許亦會拿着年老的人的態度來教訓我一頓的，萍的相片慢慢的從我的手中拿下，又從我的手中拾了起來。

呵！我怕法律！但是我亦歡喜出去獵年輕的女人！

一九三二，秋，中央大學

在 南 洋

梅 子

南洋華字報的惡劣習慣

也許是民族性使然吧，中國人在國內即勇於內訌，而一到了外洋，內訌的精神，也不亞於在國內，我以前曾經說過這樣的話；你一到某地方，你要知道某地方的文化，那你最好是去看那地方的報紙，因為報紙是代表那地方最高文化的，我們以這樣的眼光來看南洋的報紙，它是帶着內訌的意味的。根本說起來，整個的一個報紙沒有自己的主張，對於外，表示了無能。說明白一點，南洋的報紙沒有團結——報紙與報紙間無形中有着深深的仇視，對於外來的壓迫毫無援助，一旦有了自己火併的機會總是你打掉

我一顆門牙，我非打掉你五顆門牙不甘心。這結果是自己輕視自己，一個記者在社會上沒有地位，談的無論什麼話也引不起人的關心，關心的人總是那些似乎不曾相識而却似有多大仇恨的人的吹毛求疵，一句話，人生，社會，國家，世界大勢，……捨之不談，所談者不是你又寫了錯字，你某句又不通，……等等無多大關係的小錯以外，竟不知世界上尚有其他事也者。記得我初到光華報不久，檳城某報集合數十人出一個「倒」我的「專號」，初聞此消息，不勝驚訝，以我梅子何人也，竟有人如此「大看」，出倒之專號，真是「惶恐」無似，結果是成了事實，第一次專號罵我寫了「白」字，那時我真笑也不是，氣也不是，因為他罵我的寫「白」字，這個「白」字他們就寫「別」了，因為「白」應作「別」，接着他們出了十幾天專號，所罵者都是這一流的話，我那時完全沉默不答復一字，——始終，我沒有答復他們一個字——更奇怪的是什麼豬咯牛咯的都罵起來了，我想，就退一步寫了一個「白」(！)字，然則「白」字難道還會同豬牛發生關係嗎？(南洋華字報的工友排錯字毫無辦法)不久他們自鳴得意的也可以說是掃興的收場了，特別派一個人來打聽我為何不答復他們，我說對不起我沒有這麼好的習慣，我那來這樣好的

精神同你們豬牛的對罵呢，因為我不承認這樣是「筆戰」，只是「筆罵」而已。

上面所舉的現象，是南洋華字報普通而又普通的惡劣習慣，這也就是南洋的最高文化，這也就是內訌的精神，這也就是中國教育的成效。

報紙中編輯法的惡劣習慣我曾在我前主編的刊物上指摘過一點（載馬來亞半月刊第一期）一個報紙要分出無數欄，這無數欄當中有兩粵，福建，祖國三欄却令人不解，因為祖國當然就是中國，兩粵，福建也是中國，為何祖國以外又加上兩粵與福建，——難道福建與兩粵是獨立的嗎？——我們當知道華僑所以只愛鄉而不愛祖國的道理了。新聞紙本是促成華僑的意識覺醒的，這樣不是再堅固他們的部落思想嗎？更滑稽的是外勤記者不出報館之門一步，他們的消息都是讓人送來一點，或者從西報上譯一點，在南洋的報館中可貴者非能作洋洋大文的主筆先生，到是一位中文不大通只要懂英文的譯譯先生，因為他們近來想出了一個妙法，作社論怕政府干涉——這就是輿論精神了——乃按日譯西報之社論作社論，這正是表現了九分九厘足的奴性。南洋華字報就這樣無團結，又無反抗的精神而又不把惡劣習慣除去，將來會到什麼地步，我不能想了。

哥德戀愛年表

力昂

- 一七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正午——歌德出生。
- 一七六四年四月三日——在一個流氓家裏飲酒，和一位十四歲的少女格蘭脫亨戀愛，（這是他的初戀）
- 一七六六年——在友人蕭魯賽的親戚家裏，和安娜加的新娘發生戀愛，常常的相罵，但馬上就好。
- 一七七〇年——兩個舞女——利辛德和愛迷利，都愛上歌德，而歌德却戀愛其年紀較輕的。
- 一七七〇年九月——和牧師白里思的女兒芙麗特麗克（二十一歲）發生戀愛。
- 一七七二年三月——常出入於特爾姆斯特的曼爾克家，那裏有許多美人，並且沒有一個不愛他的。都和他接吻，跳舞，散步，擁抱過的。
- 一七七二年五月——在某處看川沙爾魯特，勃夫的少女在給弟妹們麵包的姿態，他就著迷了。那晚上，在跳舞會的場中她就和她跳舞，於是就戀愛了。
- 一七七二年九月——和曼爾克家裏的媽克希迷安（十六歲）發生戀愛。
- 一七七五年——在弗侖克夫得和安娜，慶麗殺勃脫發生戀愛。
- 一七七五年九月——在哈代勃爾希戀了某姑娘，這姑娘頗與以前的戀人芙麗特麗克相像。
- 一七七六年六月——在淮衣馬爾和許多男爵夫人公爵夫人及評議員的姑娘們戀上，其中以沙爾魯特，修太恩夫人為最熱烈。
- 一七七六年三月——在拉波基遇到幼年朋友哥魯娜，秀麗約特爾（女伶），從此又要好起來。
- 一七八七年九月——旅行至意大利這在加司脫爾，額特爾福地方和瑪特蘭娜，麗妻發生戀愛，
- 一七八八年六月——回到淮衣馬爾，忽然在公園裏看到一個叫做克麗斯却納，蕙爾比斯的女子，由相識而戀愛，終於結了婚。
- 一八一四年五月——到勃爾加去時，和一個有丈夫的媽利安納相識乃至有很好交情，
- 一八二二年七月——哥德七十三歲，竟在馬利哀白特，和一個只有十六歲姑娘發生戀愛，並且竟又想結婚。

詩 歌

汽 笛

楊晉豪

似是江中駛過的汽輪，

吼着這尖銳的，又一派粗暴的

深長的笛聲；

喚醒了我一片憧憬着過去的心，

映着一幕幕在江浦中的迷影。

黃浦灘頭與下關的江濱，

遨遊於口岸或身倚於船艙：

巨艦有熟睡的也有在駛奔，

潔白的舟艇劈浪而飛翔；
它們噴着灰白烏黃的煙塵，
蜿蜒於半空而復漫遊於水上，
于是冉冉地散佈而輕盈地消融，
只有那潮沫還在飛躍着候迎。
它們高興地怒吼了三四聲，
蹬踏着毛腿而昂首狂奔。

吁，岸上錯綜疊障的建築呀，
濱邊的浪子，飛騰的波濤呀，
吼咤的汽笛，卷滾的煙灰呀；
這些是，這些都是暢適，自由，
興奮而緊張；
但現今此地是寥寂地祇留着布廠中的機聲；
我是別無所有，祇餘有
滿懷的悵惘。

相 思 味

侯汝華

記憶跳上了夢的梢頭，
相思跟着燈火的昏黃，

薄紗似的披着心的律動。

一切不能，不論是
粗率的，抑或是纖細的事。
星星的淚眼，
漏洩了靈魂之祕密。

你，也許在含笑，
也許已活像丁香花。
但你是南國產，
有一天，
我要請你吞下紅豆！

江 流

王德晉

蒼茫中的江水！
你放心的流吧！
你該盡量奔放！
向着那黯黯的
曠野泛濫。
這便是宇宙的生命之流！

流吧！

蒼茫中的江水！

甘地！印度的聖者

王平陵

甘地！印度的聖者！

你是被壓迫者的導師！

我拜你！有山岳般的精靈。

我拜你！有鋼鐵般的意志。

甘地！印度的聖者！

你是被壓迫者的導師！

你對付昂格魯撒克遜人的武器，

僅僅是一掛手搖的紡紗機。

帝國主義者對你沒有法子，

祇有請你去開圓桌會議。

甘地！印度的聖者！

這分明是你的勝利。

可憐阿！東方的次殖民地，

早被帝國主義者踐踏在泥底。
現在呢，有的是『不抵抗』的英雄，
從未見過『不合作』的甘地。

冬之花

友島

大地神祕地旋轉，
四季循環；
韶華不留停地逝飛，
秋冬交替。
蕭殺之神已去，
冬之自然忽現。
北風吹殘了花草，
寒氣冷化了萬物。
景色凋零，大地沉默，
只有這白而皎潔的雪花，
隨風飛舞，隨風飄揚；
好似朵朵天花亂墜，
宛如片片白絮紛飛。
啊！白白……明淨！
皎皎……純清！

天空增點綴；宇宙晶瑩。

朔風吹亂了寒雲；

白雪舖滿了大地；

山河變色；宇宙生光，

澄澈似明鏡，

晶瑩如瓊瑤。

卑污的世情，

惡濁的塵寰；

頃刻間也煥然一新！

林木皆成玉樹，

亭臺盡變瓊樓；

乾坤不夜，山峯白頭。

冬之花，一塵不染的冬之花

我羨慕你的純淨！

崇拜你的皎潔！

我願永遠的敬仰你！

冬之花！望你仗着你的本色，

掃除世間的毒氛；

照徹人心的陰險；

揭破衆生暗佈的黑幕，

將一切的煩囂，
太空的穢雜，
洗除淨盡!!!

地球的嘆息

李夾人

星星閃着迷人的眼睛
像一個蕩婦在勾引她的情人
誰的狠毒毀滅了一個青春
這一顆女人像水像冰冷的心

青蛙張着闊嘴想和月子親吻
白雲却露着驕傲的臉佔有了她的唇
勝利的歡頌與失望的悲嘆
這一個不諧和的心緒全異的歌韻

狂風唱着毀滅的調子跑遍了世界
像一個新孀的少女在哭懷着她的所愛
有幾幹老樹却站在溪旁發怔
濃密的葉子蓋住了一個瘋了的男人

像條一蝸牛爬進了黑的牆角
陰影包着他心的破碎如一條幔幕
只怪上帝不該讓女人的心眼太俏皮
瞧這地球也輕輕的嘆息在幽默裏

遊 夢

楊昌溪

(一)

白日的生活好似遊夢，
永不信我自己是在白晝。

青天下的漫步好似在地獄，
永不信我自己是在人類羣中。

不但是羣中的歡樂掩不過靜裏的悲哀，
呵，我希望的永不會到來！

(二)

幾曾從惡夢中醒來，
我真不解呀；
週遭怎樣的如許的惡夢縈迴？

宛如陷在深淵裏的飛鷹，

我真思念呀，
有一日會飛渡重重的荒荆？

我的心

金也夫

姑娘啊，你來吧——
這裏備悉了美的酒，
姑娘！還有你素來喜歡的曲情。

我呵找遍了整個的天地，
到這裏，才找到了你；
姑娘！我說不出我此刻已醉了那個書！

光輝呵！光輝呵！光輝呵！
一個詩的佳國，
裏面更有處女處男的跡踪，
——姑娘呵！

你好比是個小而美的鷹兒，
我呵，情不自禁地醉了！
姑娘，你以為那個詩人是野心？
呵！自由的，我且對他說。

我此刻死在你的胸懷裏吧，

我可親愛的姑娘呵！

這裏更爲了你建設起詩的佳國來，

姑娘呵，你快來吧——

交 流

金素兮

是五月之夜吹來的風，

掀起了柔髮掀起了衣，

霞頰的月姑，托着您：

「讓我的思勞與情意，

轉給了伊，

同在您銀光的下低。」

是五月之夜吹來的風，

掀起了柔髮掀起了衣，

燦閃的星星，告訴您：

「感謝您：因爲

伊的熱情與美麗，

收到了，吻着。——永遠是您底。」

隨 筆

尙，女作家，及其他 少昂

和朋友偶而到花牌樓去走，翻了翻書店裏的書。

朋友指着『論語』第二期的謝冰瑩的一篇大文說：

『你看：……我知道她的月經來了！』說完，朋友笑。

『你以為女人談『月經』是難為情的嗎？』我問他。

『是的！』他用笑回答。

於是我對朋友說，時下，女人談月經是平常的，男人倒有些羞怯怯，但一到女作家手中，就算平凡得十二分的事，而且算時髦。何況，謝冰瑩，據說在法國也有名的

呢？

『我就不信，我到過法國，住過五年，就沒有看到法國女作家這樣寫！』朋友憤憤的說。

『但她們是中國的女作家喲！中國的女作家，你信不信，就連『禽』『屎』等等的排字房所找不到的字也要運用！』

『你是胡說！』

我一急，就忙找了文學月報第一號給他看了。計開：

『禽你的娘，急什麼？……』丁玲女士的『某夜』。文學月報第一號。

『停住，就在這裏，往那裏跑，狗禽的！』丁玲女士（見同上。）

『媽的屎，這狗王八！……』丁玲女士（見同上）

『後來覺得肚子裏的小東西在拚命地一下下往下奔，同時陰部也出了些像血液一般的東西……』冰瑩女士，（見同上。）

『這裏似乎有一塊大的石頭想要從小小的子宮口滾出來一般，可是口子很小……』冰瑩女士（見同上）

『雖然她的全身的骨節痛得使她不能翻身，由子宮流出來的血染遍了衣裳。』冰瑩女士，（見同上）

『草長鶯飛的三月，若是從外面歸來，一古惱就倒在珊瑚……』『不要這樣魯莽，肚子被你壓破了呢！』冰瑩女士，（見因上）

『她才告訴他，月經已有兩月不來了！……』冰瑩女士，（見同上）

……………她。

朋友喟然而嘆，曰！

『丁玲者，善言『貧』『屌』之女作家也！』

『冰瑩者，善言『子宮』『月經』之女作家也！』

朋友和我出了書店之門，又喟然而嘆：

『此女作家之成名也，……………可謂善言性靈矣！』

誘 惑 何 適 黃

（一）

我在路旁闌單地走着的時候，許多黃包車忽忽地從我身邊拖過，但牠那輕脆的聲音，引不起我神筋的注意；一輛汽車從遠處輾來了，牠那種聲浪，却很有力的牽起了我的視線。這是什麼緣故？我始終懷疑着那引力的由來。

（二）

資本帝國主義者侵略殖民地及弱小民族的政策，是有三種！第一是經濟，第二是文化，第三是政治。聽說不久

的將來還要多添一種，就是人口的侵略，牠的辦法，專用牠本國的女子嫁給殖民地及弱小民族中的男子做老婆，牠計算百年以後，就可以把殖民地及弱小民族的人民同化了。又聽說，這就是帝國主義者侵略中最聰明的政策，同時，必定會有許多人，不待帝國主義的壓迫，也必甘心情願地做殖民地的人民。

(三)

我曾說：「女子是囊造成的，任她擺在何方，總有許多金色的蒼蠅追逐她。」我說了這話後，曾經有許多女同志寫信來罵我，同時我也感到十分的難過。

(四)

許多青年女子在你前面走路的時候，你會發現她後面有一種很足以誘惑男子的美，但你若快步跨到她的前面而向她作正面的享受時，連她背影美常會忽然地消失。

(五)

碎沙千萬粒，擊不破太湖的湖心，若把牠滲加了一些四敏土結成一塊石頭，那就不但能擊動太湖的湖心，而且能擊起太平洋整洋的海水波動。所以，團體的力量要比個人的力量大，同時團體的力量，不但不與個人的意志衝突，而且團體的力量正能幫助個人意志的成功。

(六)

真革命者的頭，隨時都是動搖的，假如你怕你的頭會起搖動，那你決不要去革命。革命事業是純義務的，假如你存了一點權利心而去革命，那你便是反革命了。

漩渦裏的顫動 李散碧

在永遠沒有停頓的旋轉底狀態之下，我是有些感着昏眩了！

我自己也不知道現在是處身於什麼地方，祇覺得有一種不可見的力量，推着我全身旋動。這兒，一切都是黑黝黝的，似乎是沒有空氣，我的呼吸便很緊促。然而，這緊促的呼吸，也祇是緊促而已，還不至於停頓；因此，我那渺小的生命，也幸而藉這游絲般的氣息保存着！

——我應該要停息了！

我偶然的起了這一個想念，但是，這想念是沒有效果的，我的全身依然是這麼的旋轉不息！我的腦神經已是不能指揮我的身體動作了！在昏眩中，我測料這不可見的力量，正是那猙獰可怕的魔鬼！但，這惡魔爲什麼祇使我旋轉不安，却不把我整個生吞活喫呢？於是，我又有點迷惘了！

聽說那些魔鬼吃人的時候，並不歡喜生吞活喫的，

不願意立刻的整個人吞入腹裏，而使這人得不到一些痛苦，恐怖。牠要運動所賦有的魔力，使這被魔的人經過一種難堪的玩弄，方才怡然自得的，慢慢地一口一啖的吃下去。

想到這裏，我不禁驚駭了！我就旋轉的狀態下抖顫着，周圍的瞻望過，一切都是黑暗異常的，却不看見有什麼奇怪可怕的東西。但意識却告訴我說，這魔鬼正隱匿在黑暗裏！

——噲，魔鬼！

——噢！啾……啾！

——我是要停止了！

——哈，哈！

我越加彷徨起來，竭力的要把自己的身體站定，然而，這是絲毫沒有效力的，不知在什麼時候，我所有的力量已是溜失了！

在黑暗中，依稀地聽見那魔鬼仍未停息的笑聲，牠似乎是取笑這沒有抵抗力的被弄者！於是，我柔弱的心兒，突然的雄壯起來了，我的熱血沸騰着！我是陷在暴怒的狀況中。雖然那弄人的力量，依然是旋轉不停，但我却不管這些，我要在那惡魔底勢力下掙扎！

——噲，魔鬼！魔鬼！你是多麼的好險啲！你要取笑我嗎？你要……！

——哈，哈！

——可是現在你的末日到了！因為我要向你反抗了！我要脫離你的勢力之下了！

——噲噲，朋友，反抗麼？很好的！

——你不要還是這樣的氣揚，我從壓逼下所發出的憤怒之火，是會把你燒斃的！

——哼哼！

——倘你想保存你自己的殘生，快些逃避吧！

——哈哈，倘你想保存你自己的殘生快些逃避吧，快些！哎喲！我的掙扎是沒有功效了——是不可掙扎了！我已完全失敗了！給那「逃避」兩字所驚醒，我狂亂的思潮，便回復了原狀。

——沒有停止的旋轉！

——惡魔勢力下的旋轉！

我的心房是撲撲的跳個不住，我在戰慄，我在震顫！只得閉着眼睛，任那魔鬼的擺佈，任那魔鬼劫取我的性命！

反抗——力量是溜失了！

逃避——力量也是溜失了！

我暗想，我怎麼會陷在這惡魔的圈套裏呢？竭力的追思着，然而，這旋轉狀態以前的情境，現在是惘然了！

因此，我便和那在黑暗中的魔鬼說：

——噲，魔鬼吓！你能否回答我的質問？

——啾………啾！

——你怎麼能夠把我陷在這裏來？

——噤噤，是你自己陷落的呀！

——我是在什麼地方？

——在永不止息的漩渦裏！

——唉，唉！

——哈，哈！

我忽的想起了。真的，我自己陷落在這漩渦中，現在遭受這惡魔的戲弄，祇得怨自己的莽撞，祇得怨自己的好奇吧。

——朋友，你已進了我的圈套，還怨恨什麼呢？

在對黑的漩渦中，空氣是沒有的，我呼吸——宛若遊絲的呼吸，便漸漸的漸漸的窒息！我顫動的心弦，已發那最終的曲奏！

文	壇	情	報
---	---	---	---

國 外 之 部

1. 諾貝爾獎金贈予高爾斯華綏

瑞典京城十日(十一月)電，今年諾貝爾文學獎金已贈予英國名小說家與劇作家高爾斯華綏。John Galsworthy。氏所作小說第一次出版乃在一八九五年，未用真名，今年已六十有五。

按高氏於一八六七年生於英國金士頓村，是一個次於蕭伯納的英吉利文壇的中堅作家，初入哈羅學校，後進牛津大學，一八七九年得學士學位。畢業後，在倫敦當律師

，起初用了約翰，聖約翰的假名，從二十八歲起（一八九五）做小說，至三十八歲時（一九〇六）才開始寫劇本。他的藝術，是寫實的。他的思想，是社會的。並且他學過法律，所以他的戲劇大都討論法律，道德，制度諸問題。他的態度是指摘社會的缺陷，但並非咀咒。他常在作品裏，表示事實的真相與精神，而把最高一層的解釋，與對於疑問的研究，委之於讀者。因此他的思想是一種廣義的人道主義，是超出於社會主義和改革者以上的。他在他的『戲劇之我見』裏說，戲劇家應該（一）給社會所必要的，（二）給社會以作者所以應有的，（三）把人生及人性的現象，老老實實的呈現出來。

他的作品，小說有約瑟林(Jocelyh)有身家的人(The man of Property)福西脫的印度之夏(Indian Summer of Forsyte)在法庭內(In Chancery)以上三篇是連續描寫福西脫家的故事的。紳士(The Patrician)黑花(The Dark Flower)自由地(The Free Lands)友愛 Favourity 法力細島 Pharsees Island 超獄 Beyond 出租 To Let 等。

戲劇有銀匣 The Silver Box (有郭沫若譯本)鬥爭 Strife 長子 The Eldest Son 法網 Justice (有郭沫若譯本)小小的夢 The little Dream 鳩 The Pigeon (有鄧演存譯本)逃走

者Fngitive羣衆The Mob(有本社蔣東岑譯本)皮膚的遊戲The Skin Game等(十一月份本刊登載贈予法人保爾，哇荔及德人史帝芬，喬治之說，係一種預言，本電來自瑞京，當較爲真確。)

2. 高爾斯華綏親至瑞京領獎

獲得今年諾貝爾文學獎金之高爾斯華綏，向瑞典日報記者談稱，彼將以所得獎金，作特別用途，但其性質現時尙不允披露。彼又稱，彼將親自來瑞典領獎。查蕭伯訥於一九二五年獲得諾貝爾獎金時，立即將該款捐於英瑞基金會云。

3. 瑞典作家反對諾貝爾獎金贈高氏

哈瓦斯十一月十三日斯德歌爾姆電，此間各報刊載瑞典著名作家多人之抗議，責難瑞典學院，何不將諾貝爾文學獎金贈予俄國作家高爾基，惟聞若干署名者，多不預問此事云。

又電，瑞典著名新聞記者二十餘人，亦向瑞典學院抗議，反對該獎金贈予高爾斯華綏。他們皆願將此獎金贈予俄國高爾基，自獎金贈予高爾斯華綏後，彼等曾向高爾基發樹問電報二十通，表示歉意。

4. 日本出版『魯迅全集』

中國作家在外國比較有名的要算左翼首領魯迅，尤其日本人對他更有特別興味。魯迅小說，日譯已經很多，六月(?)月號中央公論曾譯他的一篇小說刊在世界作家專號，最近改造社又出版魯迅全集，但僅包括『彷徨』與『吶喊』兩部創作小說，譯者為井上紅梅，定價二元。在他的介紹文中說，魯迅是一個世界的權威作家，『狂人日記』出世，即奠定中國新文學之典型，到『阿Q正傳』發表後，則已獲得世界上不朽的文名云。

5. 日本作家協會削減普羅勢力

近來日本文藝作家協會會員日益增加，會務為無產作家派所把持。因此該會曾舉行若干次秘密會議，結果，以欠繳一年會費名義而將無產作家開除多名。並已於十月二十八日宣佈，該派勢力因而削減。被除名者計有重要無產作家青野季吉，江馬修，江口漁，窪池稻子，佐佐木孝丸，鹿地亘，武田麟太郎，間宮茂補，前田河廣一郎等。

6. 國際文學英文版出書

莫斯科國際勞動者出版協會，所出版之國際文學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1932 2—3英文版業已出書，該期曾翻譯了一篇中國共產黨重要人物澎湃(按已處死)的紅海豐

Red Hai-feng。該刊之長期撰稿者有十餘國，百餘作家之多。中國有華漢，馮乃超，郭沫若，魯迅，茅盾，龔冰盧，錢杏村及不易索譯之Jen Tsun-jen, Ho Ta-bai, Min-Min Siao Emi-Shen, Tuan-Sian, Sin-Tsun等。

7. 高爾基作品印行華文版

莫斯科訊，蘇俄近擬將該國著名文學印行華文版，聞高爾基代表作品已翻譯完竣，俟華文字模鑄成後，即可出書。又其他著名文學近亦著手翻譯云。

又高爾基從事著述生涯四十週年紀念慶祝之後，蘇俄人民紀念高氏無微不至，除各雜誌刊登紀念文字，蘇俄文學院改爲高爾基文學院，設立高爾基文學獎金……等外，又聞最近蘇俄當局，已將高爾基家鄉改爲高爾基城，並於各報紙雜誌，刊登募捐文字，募捐所得建一高爾基號飛機，以資紀念，現已募得八十萬盧布，不日即將告成。

8. 蘇俄舉行秋季演劇季節

每年一度的蘇俄演劇季節，已在莫斯科舉行。劇本有吐爾Tur的『天與地』蘇波丁Subbotin的『外國大學生』。渣孟J. German的『開始』等，這些都是含有宣傳性的腳本，又在圖劇戲院中，李姆絲基闊沙柯夫的歌舞劇『鞑靼城的故事』及其他古真派歌舞劇亦將上演。此外尚有哥爾

的『死的靈魂』，愛德曼的『自殺』等，則在莫斯科藝術戲院上演。又沙士比亞的『安多尼與吉利奧波特拉』亦將來凱莫尼戲院演出。

9. 蕭伯訥將來遊中國

路透社二十日(十一月)倫敦電，蕭伯訥Bernard Shaw，(生於一八五六年，英國戲劇家，小說家，)今日語星期時報記者，謂彼將於十二月中旬偕其夫人乘不列顛皇后號週游世界，到中國後，如有人送飛機給他坐，擬一覽長城，云云，按蕭氏思想屬於費邊社會主義的，去年曾游俄受到影響極深。其作品華倫夫人之職業，等中國皆有譯本。

10 蕭伯訥等組愛爾蘭文學會

英國戲劇家夏芝(W.B. Yeats生於一八六八年)與蕭伯訥，最近共同組織一愛爾蘭文學會(按二氏皆生於愛爾蘭)係為純粹的文學組織，並無其他政治意味，意思是想把著作界力量集合起來，反抗政府之檢查出版物問題，其基本會員須由夏蕭二人選擇，普通會員則由基本會員介紹，人數約在三十左右。

11 英國桂冠詩人之新作

英國現存桂冠詩人(Poet Laureate英國皇帝勅選的詩人，使每年作祝賀皇帝的誕辰與新年的祝賀的詩人)麥斯

非爾德John Masefield最近寫一敘事詩，書名為特羅譚A Tale of Troy係描寫特羅亞戰爭的故事詩，全書已寫成將在倫敦Heine mann書店出版。

12 曼氏故事詩競賽已揭曉

英國桂冠詩人曼斯非爾德，於今年十月五日，在其家鄉舉行之故事詩競賽(預賽以英國人爲限，年不得過四十)現已揭曉，得獎者第一名爲非麗斯諾勃爾女士 Miss phyllis Noble 得獎金二十五金鎊，第二名爲斯陶勃弗德女士 Miss Stopford得獎金十五鎊。

13 蕭伯訥出版與戀人通信集

蕭伯訥最近出版他與愛倫黛麗Ellen Terry的通訊集，按愛倫黛麗爲英國著名女伶，亦爲蕭之戀人，彼預將此書所獲得之版稅，作爲紀念愛倫黛麗之用。其紀念方法，約將此款捐與國家，由國家將愛倫黛麗故鄉之Small Hythe小屋，改建爲紀念劇院云。

14 美國人之描寫中國的作者

今年美國出版之大西洋雜誌，用五千元懸賞小說一篇，當選者爲署名安，勃麗治女士Ann Bridge的『北京野宴』Peking Picnic此書由美國Little Brown and 公司出版，這是描寫中國情形的小說，作者大約是中國的外僑，以北

平爲背景，主人公多是旅平的外人，頗爲美國一般人所歡迎。按近年來美國人描寫中國的小說頗爲風行，前有布克夫人之福地Good Earth，但『北京野宴』與福地描寫的方法完全不同，福地的主人公也是中國人。且風格也很兩樣。

又布克夫人近有一文『中國人與西洋化的中國人』，紛登於英美各報，並論到孔子，對於留學生極加譏刺。

15 美國出版描瀉清宮的小說

到在美國之『清宮二年記』作者德菱公主，前曾著有『玉與龍』一書，最近其新作『金色的長生鳥』Golden phoenix 又出版，此書係描寫清宮生活及習俗故事，富於想像，文筆生動，書中並附有倍塔魯姆所作之神圖，自成一種風格，每冊美金十五元。

16 萊爾翻譯孟子七篇

現在海關任職之美人萊爾Leonard A. Lyoll 最近將孟子七篇譯成英文，由英國 Longman 書店出版。按作者曾以英文譯過論語，中庸等書，純用直譯，語句構造，均似中文，名詞成語，均系義譯，乃至不按英文法例，故西人殊爲難解。

17 德國紀念霍卜特曼

柏林十一月十六日電，德國著名詩人及戲劇家霍卜特

曼 G. Hauptmann 七十壽辰，普羅士政府擬授與大學獎章，然因巴本與勃郎二人之衝突，巴本拒絕勃郎用國璽蓋章證書，然同時宣布，自行授與獎章與霍氏。

又電，此間各報均刊登論文，紀念戲劇家霍卜特曼之七十壽辰，今晚全國各大戲院特別上演霍氏所作劇本，以資慶祝云。

按霍氏生於一八六二年，為德國自然派戲劇家及詩人，曾入布萊斯拉藝術學校肄業，劇本有『職工』『沈鐘』『日出之前』等，一九一二年獲得諾貝爾文學會獎金。

18 法國高麗黛女士新作

法國女小說家高麗黛 Colette，係出身舞女，以自身的經驗作為描寫對象的戀愛小說家，最近又出版了一部『成熟』(The Ripening)，仍為戀愛小說，按高麗黛年已四十以上，而仍有豪興描寫戀愛，批評家為之驚異云。

19 『大飯店』已攝成電影

德國巴姆女士(V. Baum)之傑作『大飯店』，早已有攝製電影之傳說，迄今始在美國實現。原片極長，精密刪節之結果，改為一萬尺，已在美國開映，聞『大飯店』一書，中國已有段可情從事翻譯云。

中國之部

1. 最近文藝出版界雜訊

上月份出版文藝書刊，重要者有(一)『中國文學家辭典』顧鳳城編，樂華版，這是糟透的辭典，入選既無標準，調查又不確切。全書人名約四百餘，中國人見三分之一(二百餘)，中國人之中，自春秋至清末，僅數十人，民國(五四以後)則有百餘人之多，凡為編者熟識，雖小報副刊編輯亦列為文學家之林。其尤怪者，該書所列中國第一文學家為孔子。其稱孔子為文學家之故，係根據『論語』孔子的話：『文學，子夏子游！』句，彼即認為子夏子游在孔子心目中既是文學家，孔子當然也是文學家。荒謬絕倫，不值一閱。(二)『大上的毀滅』黃震遐著，大晚報出版，文筆流利，取材亦不錯，技巧也很好，可值一讀。(三)『現代世界文學』趙景深編，現代版。這是一部很重要的介紹文字。其他如『中國文學史簡編』，(陸侃如著，大江版)文學史方法論』，(陸一遠譯，樂華版)及合衆所出的兩部高爾基的短篇小說集，(不平常故事，勞動的音樂)都值一讀。又高爾基的『膽怯的人』已在湖風出版。

2. 向培良在長沙辦青春

研究戲劇的向培良近在長沙辦『青春週刊』已出十餘期，作者皆為前青春月刊諸人，內容尚好。

3. 北平學術機關展覽古代文物

北平各學術團體為救濟東北募集寒衣，已於上月開放古宮，(一星期)歷史博物館，天文陳列館等八處。其中不少希世之珍品，計有發掘金石模型圖表，乾隆時生人徐白齋所繪戲曲春燈，清代入關前天命天聰崇德年間珍祕史料，古剎碑記拓本，宋代刻本，名人抄本，戲曲，永樂大典，四庫全書等數百種。

4. 創造社有復活說

創造社自被封後，社員星散，幹員蟄居日本之郭沫若氏，近有復興企圖，將命李一氓，華漢，潘漢年，李初梨，馮乃超等，進行復活運動。聞近已稍有眉目，郭氏為此事特回國一行，主持進行事宜，聞已於虹口某日人家為籌備處，已集到舊社員數十人，現盡量吸收新社員，不日將發刊雜誌。推馮乃超為編輯。

5. 現代書局之小糾紛

現代書局所出版『黑戀』一書(張資平著，即『青春』之改名)聞早被當局禁止，該書局仍然照常發賣。上月上海市公安局會同租界捕房探目前往搜查，並拘捕其店員，稱

押一晝夜，該書局以事關營業前途，特向納稅會提出抗議云。

6 文學月報將變更態度

文學月報已出三期，執筆者多為左聯作家，該書店恐遭當局之封閉，已有變更態度之議，茲據該書局負責人之談，以前各期內容似有不合，為慎重起見，決自第四期起，開始改變內容，並擬改聘編輯人云。

7 成仿吾在共區活動

創造社名角成仿吾，久不知其下落，最近上海傳來消息，謂成氏已在共黨勢力範圍內，從事實際工作，按創造社解散後，成氏曾赴歐洲一行，後為經濟壓迫回國，其後同志星散，頹唐無聊，日惟飲酒度日，後毅然加入共區，在鄧繼勛部下，做政治工作，統領赤色宣傳隊，工作異常努力，同志中均呼之為黑旋風云（按成氏在創造社時，已有黑旋風之名）

8 『新時代』被申訴

新時代月刊三卷一期，有曾今可的郭沫若印象記一文，中有『現在我聽到一個很使我喜歡的消息，說是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文藝科將設中國文化設計委員會，郭沫若也被聘為顧問或委員之說，』上海市黨部認為曾今可荒唐已

極，蓋中央黨部並無此項計劃，特予新時代以嚴重訓斥。聞該刊已於三卷三期，登一啓事更正云。

9 茅盾脫離左聯說

茅盾（即沈雁冰）在中國文藝論戰時代，曾爲文攻擊普羅文學，後不知何故，又加入左聯，鼓吹普羅文學，並在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爲特約撰述。但最近忽又右傾，已脫離左聯云。

10 南華文藝已停刊

南華文藝與回教徒發生糾紛一事，早已宣傳各報，該刊主編曾仲鳴恐糾紛擴大，已自動停刊。曾氏曾以此事登報向回教徒道歉。

11 北新書局遭查封

北新書局因出版『小豬八戒』一書，被當局查封，茲錄行政院七十五次決議案如下：

（一）上海北新書局南華文藝侮辱諷刺回教徒案，（甲）飭令上海市長吳鐵城，會同上海法院將北新書局從嚴法辦（即封閉）（乙）除南華文藝已表示自動停刊外，撰著婁子匡，交法院依法辦理。

另訊，北新書局以南華文藝與小豬八戒文字相同，辭處罰各異，特印小冊多份，請求各界援助。

12 暴風雨中的七個女性之演出

田漢近作暴風雨中的七個女性(文學月報第一號)於上月十九，二十等日在民衆教育館上演，導演爲李孟平，(曾演過茶花女一次的男角)演員爲首都女子法政講習所學生，據說七個女性是象徵女作家丁玲，冰心，白薇，廬隱等人，但脚本開會太多，(兩幕完全開會)動作太少，又加導演演員皆欠經驗，故觀者皆表示不滿。

13 魯迅在平師大講第三種

魯迅於上月因母事赴平，應便在師大文藝研究會講「第三種人」，這是補渠在現代所發表『論第三種人』之不足的。講演中曾論到胡適陳獨秀之徒，穿了皮鞋進了文藝園地等語，最後說，現在是穿草鞋帶泥巴的人的時代，不是穿皮鞋人的時代。聽衆六七百人，後來向隅者極衆，北平及天津各大學請他講演者極多，新聞記者求攝影者亦不少，魯迅一一婉拒，尚有若干小如而欲賂魯迅風采者，亦爭設法攀談。有某學校請他教書，他說這次我來北平，亦有人說我捲土重來了，所以不得不馬上捲土重去。又有人問在上海生活如何，他答，現在上海程界也不穩當了，統治階級極靈敏，但被統治階級也靈敏，所以無礙。聽說莫不發笑云。

編 後 雜 談

季候雖已輪轉到冬天，還不算冷，想說而懶於說的幾段話，氣候給我勇氣，使我握着懶握的筆劃了出來：

首先是要向各作者道歉，最近稿件過於擁擠了，有些稿子，只好留待以後慢慢的刊出，我想愛護本刊的各作者，定能給予我們充分的鑒諒。

其次，要請讀者注意的，便是這刊物，近數期來，銷售特別的好，每期都沒有剩餘的，愛讀本刊而願訂閱的，請從訂閱的那月號起。再國外的郵費，這期裏，已訂明了，在國外的讀者，以後訂閱時，請參閱訂明的郵價，不必

寫信訊問，以免書札來往，徒耗時間。

前幾期本刊對上海×××月刊編者的批評，該編者，現願和解，以後自然沒有相互爭辯的必要，因之，存在這裏的批評該刊編者的文字，恐怕沒有發表的機會了，各作者不願犧牲此項稿件時，請在兩星期內取回，否則，將用以充祝融氏的飢腹了，一笑。

以後，我們仍本初旨，把這刊物，虛心地盡力地改進，不自滿，不驕誇，不吹；也不捧拍要人和有名作家；更不辱罵一般作家。因為這樣的吹拍罵，適足以降低刊物的地位，污損作者的人格。我們更誠意接受讀者和作家的改進意見，務使這刊物漸次地發榮滋長。

最近，我們定了一個出版叢書的計劃，設了一個叢書委員會，專事出版叢書的事宜，預備從一九三三年起，每年出版叢書十冊以上，我想一年以後，讀者便會看到我們的成績了。

宋錦章